

知識份子

第二期



编者：知识份子编辑部

地址：47, Duxton Hill
Singapore 2

出版日期：1971年6月

M.C. (P) 3119

修壘河道



他是在釘木標，木標的立足點是河道的中點，中點的位置是先用經緯儀測定的。一整排的木標表示河道的中綫，相鄰兩木標的微小高低差別標誌河床的陟度。這條中綫很重要，要以它為標準出河床與河道的闊度。它也保證了河道的筆直和正確的彎曲。

他正聚精會神的工作，他要把木標釘的準，釘的直，釘得高矮有分寸，還要它們牢牢的站穩。

儘管拖曳機有強大的動力，它只能給河道一個粗糙的面貌。雙手和鋤頭，它們才有能耐使河堤達到規定的斜度，使河床達到規定的深度。

一層六吋厚的石塊是河床的新面貌，拖曳機的鐵斗把石塊大概的搗均分佈在河床上，工人們就把大小的石塊排列起來，然後蓋上一層沙，用椿實機震壓的既平坦又充實，就叫它沙面石塊層吧。

那無數密密麻麻、排列整齊的石塊，需要人們付出多大的耐心與毅力，工作中的志伯，你承受的勞動量強大嗎？



造成水泛的主要因素有二：就是河道容量不足和河道淤塞不通。修整河道的工程是需要河床乾涸的情形下進行，所以解決的方法是建一堵木牆把河床左右分開，抽乾一邊的河水以進行工程，另一邊再築槽或加深以使流水通過。

照片中的通道已經完成，是多少人在驕陽下、在污水爛泥中、汗流浹背、浸水浴泥的苦幹，叫木牆企立着和讀者見面。

泥土拖曳機的鋼索一放一拉，一放讓大鐵斗插進泥裡，一拉要鐵斗鏟滿泥沙。鋼索再一收一提，鐵斗就口向上的被提了上來，然後泥沙倒進了載泥羅厘。

人們正忙與舊河道鬥爭，拖曳機手眼明手腳快，一放一拉一收一提，不一下去就是污泥滿羅厘，載泥車司機接着飛馳在武吉知馬路上，他載去滿車的污泥以換回微小的工資。



目錄

趕集（越南水彩木刻畫）	1
修整河道（照片）	2
編後話	3
桑先生（小說）	4
星期日（雜感）	7
對無政府主義的了解（翻譯）	8
詩版：	
給美國的青年們	
他是個瘋子	
給知識份子	
我不能動了	
我沒有了家	
一九四五年的馬來新文學	12
肯大事件特輯（圖片）	15
社會經濟學淺說（經濟）	19
往事（散文）	20
詩	
談談日本民族及	
其社會特徵（日本來鴻）	
老鷹放哨（寓言）	22
窗外事	
只許富家澆花 不准窮人洗囉哩	23
黑色與黃色	24
冒烟失火	
大學生下鄉	
高明方法的後面	
告青年（轉載）	25
偶感篇（雜感）	27
必然性與偶然性（哲學）	28
戲院外的孩子（雜文）	29
讀者來函	30
稿約	30

【編 * 後 * 話】



由於許多客觀和主觀因素的阻撓，我們很慚愧的不能把第二期依時出版，這裡我們向讀者致歉。

我們很感到鼓舞的是，有許多讀者熱心的給我們來稿。但很可惜的是，“各行各業”與“青年人大家談”兩欄，却很少人「問津」，以致這一期還不能推出。我們希望讀者們再繼續的給我們支持和投稿。同時，我們也收到了一位讀者的來信批評，我們在這兒向他致謝，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批評和意見，給我們作進一步的改進。

這一期，我們繼續刊載「告青年」的第二段。

而自「告青年」一文登載以來，有許多讀者詢問何謂無政府主義，這期刊出林旭君譯的「對無政府主義的了解」，簡略的闡述了無政府主義的意義及其落後性。

「社會經濟學淺說」從經濟的意義談起而引申至社會經濟學的研究範圍以及社會經濟學與一般經濟學

的分別。我們將繼續收集這方面的資料，並逐期介紹

「偶然性與必然性」一文以淺白的文字，生動的例子解釋了偶然與必然的關係，很可一讀。

「日本民族性與其社會特徵」是一個日本留學生的來鴻，剖析了日本民族性的一斑。

「馬來新文學」敘述了一九四五年以前的馬來文壇的動態。

「從惡夢中醒來」一文由於續稿未到，所以不能如期刊出，謹致歉意。我們將在第三期繼續刊出。

今年五月正好是美國肯特大學事件發生後的一週年，這些血淋淋的事件還很鮮明的印在我們腦海中。我們特此刊出一些圖片介紹，希望讀者們會有興趣。

這一期，我們增加了一些篇幅，同時在內容和形式上也作了一些改變。

我們希望第三期能以更充實的內容和更進步的形式與讀者見面，當然，這是須要更大的努力的。



◆◆◆亞金◆◆◆

他其實是叫做桑姆拉寧甘。

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講堂裡上課的時候。他恰巧坐在我旁邊。那時離上課還有五分鐘，可是他却無精打彩，把頭伏在手上，嘴巴不斷的喃喃自語。

「不舒服？」我拍拍他的肩膀問。

「啊！」他有點如夢方醒，鉅開了厚厚的嘴唇，對着我痴痴的笑。「我是在和主耶穌說話。」說着他便精神奕奕起來。

對於教徒我一向是很反感的，於是我故意裝腔作勢的說：

「我有認識你名字的榮耀嗎？」

「不要這麼問法。」他顯然很認真的。「我是桑姆拉寧甘，你叫我桑就可以了！」他傻笑起來。

「桑先生」我帶着揶揄的意思看着這個滑稽、頭髮鬈曲的印度人。「我叫林。」

「啊！林先生。」他露出了潔白的牙齒，和他黝黑的皮膚成了強烈的對照。

「為什麼你要信耶穌？」我注意他面前擺着一本黑色的「聖經」。

不幸這一問竟引起了他的傳教熱情，立刻滔滔不絕的談起了心靈的彌補、靈魂的永生，而一股口臭味也從他厚厚的嘴唇裡散發出來，使得我不得不把臉偏開一邊。

以後，我常常的碰見這位桑先生。我們這個講堂每天總擠滿了兩、三百個同學一起上課。所以有時作了兩、三年同學還見面不識的並沒有什麼稀奇。我是喜歡坐在前面的，剛好桑先生也有這個習慣，我每次注意到他坐在前面，伏着頭，口中喃喃自語。

「跟主耶穌說話？」我想起他對我說的話，不禁笑了起來。

不久以後，我又注意到桑先生從來不帶課本。每天只看到他施施然的抱着那本黑沉沉的聖經，獨來獨往。

「這本故事書你讀不厭的嗎？」一回和他在餐廳喝茶時我拍着那本聖經問他。

「這不是普通的故事書。」他的態度忽然很虔誠起來。「每一回我讀它，我就得到一回新的聖靈的啓示，每一回我讀它，我的心中就感到平安，每一回我讀它……啊！你不了解那個滋味的。」他的口角擠出了白沫，舌頭伸縮着。

我一向來是反宗教的，所以對那些將要信教或已信教的人總要想法說服他們不要誤入歧途，於是我很認真的聽着桑先生的敘述，看看是什麼東西促使他信教的。沒想他却以為是我發生了興趣，竟然對我宣起教來。

「真的！你應該信耶穌，你就知道好處了。」他帶着很誠懇的表情。

「但，我也可以信阿拉，或者是玉皇大帝呀？」我哈哈的笑起來。「老兄！」我拍拍他的肩膀。「假設像你所說，天是有神的，阿拉跟耶穌不是要打起架來嗎？何況，如果真個有神存在，那這個神也可以被叫做阿狗阿貓呀！」

可是他却把頭搖得波浪鼓似的。「老弟！唉！我以前未信教時就像你這樣的，告訴你，我本來是興都教徒，拜的是克里斯南大帝。」

「那後來怎麼又叛教呢？」我心裡想這又是一個「我的見證」的故事了。

「是這樣的，以前我信仰興都教的時候，心裡可是不快樂的。然而，有一天晚上，我夢見耶穌來到了我的面前，叫我信他，我起來以後，四周一片寧靜，心裡也覺得很是平和起來。可見耶穌是有靈的。」

「但，其實如果你在一個有月亮的晚上，一個人，坐在窗口，看着月亮，靜靜的想着人生問題，你心裡也一樣覺得很平和的。」

「不同，那不同！」他又擺起了頭，但就是說不出那裡不同。

「再說，宗教的目的，乃是博愛人群，而基督教却一味的污辱着別人的宗教信仰，甚至把天主教徒罵成是魔鬼，你承認嗎？」我希望他能被我說服。

「基督教即然是真正的宗教，別的宗教裡的神當然是魔鬼。」他回答。「當然我不同意用謾罵的方式，但我們可以諒解這是基督教徒的過份熱情而已。」他又這麼辯解。

「哼！」我冷笑了起來。「那我再问你，基督教徒一味的追求着心靈的安慰，追求着永生的靈魂，這完全是一個為滿足個人慾望的宗教，它完全漠視了群眾的利益！何況我們要那永生的靈魂來幹什麼？」

他沒有回答，只顧忙着喝茶。但，他却忽然的喊了起來：「阿拉瑪！這杯茶怎麼可以喝！」

「怎樣？」我看不出什麼不妥。

「瞧這杯上的缺口。」他說。「哼！這杯茶裡一定冇玻璃粉。」

「這個缺口這麼舊了，怎麼還有玻璃粉？」我啞然失笑起來。

「難說得很。」他還是執拗的把那杯茶移掉。

「原來你是這樣怕死，怪不得你要信耶穌。」我哈哈大笑起來。而桑的臉色在我的笑聲中成了紫醬色。

以後，我和桑常常在「信仰耶穌教」的問題上大起爭論。

但，每一回當我要他解釋他「愛」耶穌的動機是什麼，他總是支支吾吾，搬出那一套永生、贖罪的道理。

可是，有一天，他忽然發現了真理一樣的喊了起來：「林，你想知道我為什麼愛耶穌嗎？你知道人為什麼愛花嗎？」他一口氣的問着。

「為什麼？」我倒要看看他葫蘆裡賣什麼藥。

「因為，花的香味和美麗的顏色能够引起你的快感，從而令你感到滿足，因此你才愛它，同樣的，我們愛耶穌也是這樣。」

「可是老兄，」我跳了起來：「真正的愛是給予的，無條件的，好像母愛，對全人民的愛。」

「這種愛是很少有的。」他牽强的回答，然後抱起了他那本黑沉沉的「聖經」，垂頭喪氣的去。

以後，桑先生看到我倒也不再傳教了。他對我的態度雖然仍是那麼友善，却已不再那麼「真誠」。我也注意到他常常缺課，後來我更知道他是在忙着傳教的工作。

× × ×

桑先生其實是很容易與人相處的。

除了在新禧的時候扳起了臉孔，桑先生總是和和氣氣，笑口常開。然而，同學們就是討厭他整天傳教。在很多時候，他也很樂意的幫同學們的忙，但，就是沒忘了順便傳一下教。許多人甚至覺得他的幫忙是虛偽的。

一些頑皮的同學，看到他傻裡傻氣的樣子，便要作弄他。

「嗨！桑，你好像非洲人。」

「喂！你笑起來好像猴子。」

這些傢伙就這樣的一搭一唱，對着桑先生嘲笑。有些同學更對他動手動腳，摸摸他的頭或抓抓他的頸項。但他一點兒也不生氣。

「阿拉瑪，你們別這樣好嗎？」他總是笑着回答。

有時，我看不過眼，為他不平，他就這麼解釋：

「耶穌說，我們要去愛自己的敵人。」令我啼笑皆非。

然而，如果有誰拿耶穌來開玩笑，他就要沉起臉孔，默默的走開。

很多時候桑也會悶悶不樂的，而很多次總是因為他做了「對不起耶穌的事」。有一回，他忽然整日的不言不語，我想，他這次真的是遇到了很不愉快的事。

於是，我拍拍他的肩膀。

「作為你的一個朋友，我想我應該知道你在憂鬱什麼吧？或許，我能够給你一些幫忙？」我問。

「你不能够幫忙的。」他懊惱的搖搖頭。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有點不耐煩起來。

「唉！」他嘆了一口氣。「昨天晚上我跑去聽一個愛文則利士的牧師傳道，回來後心裡頭就一直昏亂着。我想這是耶穌在懲罰我，我錯了，我去聽魔鬼講道。」他抓着頭痛苦的說。

「愛文則利士？這不是耶穌教的一支嗎？」我驚奇的說。「還有那些美以美啊什麼什麼的，耶穌教是分很多支麼？」

「但，我們這一派才是真正的。」他仍舊痛苦的抓着頭髮。「唉！唉！是魔鬼引誘了我，去聽那些傢伙講話，唉！唉！」

「你這是自尋煩惱嘛？」我笑了起來。

「我就是說你不能够給我幫忙！」他很高興的掉過頭去，不再理睬我。

於是，我又發現到了桑先生和我們校內的許多教徒都不相來往的。而且我更納罕的是他也從來不跟鷹鈎鼻打交道。鷹鈎鼻是我們校內出名的基督教徒。他的圓滑和陰險我可是領教過的。我記得有一回，有人指着一個女孩子對鷹鈎鼻笑着說：「你姐姐來了。」

我疑惑的問鷹鈎鼻：「她真的是你姐姐。」

「所有的耶穌教徒都是兄弟姐妹。」鷹鈎鼻很得意的說。「她是一個教徒，她當然是我的姐妹。」

「那為什麼你們又不跟桑來往？」我問。

「桑？那個傢伙，他是異派的。」鷹鈎鼻顯然很掃興。「但你們所崇拜的都同樣的一個耶穌呀？」我故意的問。鷹鈎鼻高傲的搖一搖頭，沒有回答。

× × ×

年考終于在同學們的戰戰兢兢裡來臨。圖書館擠滿了「創書」的人。這裡那裡，每個人的臉上都瀰漫了緊張的神色，每個人都惶惶不可終日的。只有我們的桑先生，他仍舊是每天施施然的抱着他那本唯一的課本——聖經，出出進進。

而當考試過後，我就聽說桑先生因為缺課太多而被令不准參加考試。也就是說他得準備重修一年。而不幸的，我在這次考試中也落了第，留級一年。

第二學年開學的時候，我於是就匆匆忙忙的尋找着桑先生，希望能知道這一次的挫折對他起了什麼作用，同時也有同病相憐的意思。

我終于在餐廳碰到了他。

「啊哈！林，好嗎？」他很熱情的跟我打着招呼。

「不是聽說你不准參加考試嗎？」我開門見山的問。

「哦！是的。那沒什麼，再讀一年就是。」他神色自若的說。「你呢？」他問。

「我？」我心中起了一陣痛苦的抽搐。「我也留級了！」說着黯然神傷起來。

「啊！」他很同情的看着我。「不要緊的，再好好的讀這一年。」他安慰着我。

從此，因為自卑感的作用，我常常逃避我的那些舊同學，把自己隔絕起來，而且整天哀聲嘆氣，精神頹廢。在這期間，桑總是儘量的安慰我，給我鼓勵。當時，對於桑的這份友情，我是感動莫名的。特別是他很喜歡跟我談一些志氣和奮鬥的道理，給予我精神上很大的鼓舞。於是，我甚至把桑當着我的老大哥。

我對桑唯一不滿的是他的一些「道理」。好像他說：「許多男孩子對於女性總有一種不純潔的邪念，而耶穌的教義能給你一種自我約束的力量，使你能把骯髒的思想剷除。」但我可知道鷹鉤鼻是我們這兒的情場聖手，而鷹鉤鼻卻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我也知道桑從來最怕跟女孩子講話，所以，他的這一套理論就成了笑柄。

有時候，桑看來似乎很能潔身自愛。好像有幾次在餐廳裡吃東西，收音機忽然播出了那些淫靡瘋狂的流行歌曲，他便要混身不自然起來。「這些魔鬼的音樂！」他總是這麼咬牙切齒的向我埋怨。

「為什麼你討厭這些音樂？」我問。

「我最害怕嘈雜。」他跟我解釋。我心裡不禁感到失望。我以為他至少應該抨擊一下這些流行歌曲的腐朽思想。

然而，桑的確是對我很好的。在感情上，我們逐漸成了莫逆之交的一對。對於桑，我總有一種感激的心理。

直到有一天，桑忽然幽幽的對我說：「林，你的失敗，我是很同情的，當然，我也願意給予你一切的幫忙。但，我的幫忙，到底是有限的。」他頓了一頓又說：「有一位好朋友，他能給你更大而且是永久的幫忙，為什麼你不接受他呢？」

「啊！」我立刻明白起來。「你是說耶穌？」

他笑笑的點了點頭。

「所以，你還是在向我傳教？你對我好，就是因為今天這些話？」我憤怒的站了起來。

他顯然是給我粗野的態度嚇壞了，看着他一副愕然的表情，我嘆了一口氣走了。

× × ×

有整整兩三個月沒有看到桑了。

也就是說，這兩三個月來他都沒有來上課。可是有一天，我看到他站在註冊處外面跟人家談話。

「桑！」我興奮的喊了起來。但他只是微微的跟我點點頭。

「桑，到餐廳去談談，怎樣？」我拉着他走。「這兩三個月來你怎樣了？」我邊走邊問。

「我準備離開大學了！」他說。

「為什麼？」我莫名其妙。

「我要到美國那兒唸神學，將來我要當一個傳教師。我還要去那兒領洗呢！剛才我就是到註冊部申請退學，明天，我就要飛去美國。」他拿出了一張飛機

票在我面前揚一揚。

這些事情，這麼的突如其來，我不禁愕然不已。

「明天就飛了？」我忽然感到一絲離情別緒，到底，桑是曾給予我許多幫忙的一個朋友啊！

「你要去美國唸神學？領洗？為什麼在新加坡不可以？」

「新加坡沒有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徒。」他帶着一種鄙夷的口氣。「在這裡，每個人都那麼陰險、狡猾。我找不到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徒替我洗禮。」

「那你以為去了美國就能找到真正的基督教徒？」我心裡好笑的問。

「是的。在那裡我一定能找到。」說着他竟然快樂的唱起歌來：

「……明天……，明天……，明天我就要飛到一個快樂的地方，我就要找到我夢想中的樂園。」

「好！我想你應該知道這樣的一個事實：在中南半島上，正有成千上萬的美國教徒在大肆殺戮越南人，在英國，新舊教徒兩派人明爭暗鬥，互相殘殺，這些都是真正的教徒嗎？」我連珠帶砲的追問着，企圖說服他。

「這些人當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他說。「但却也還有許多是真正的教徒呀。」

「那麼，人力局怎能放你走？你是服役的呀？」我忽然記了起來。桑平時最担心的就是這個服役的事情，他一直害怕受不了服役時的辛苦。

「從事『聖職』的人是免役的。」桑得意的笑了：「你看我出去得多麼順利，這是神的意旨。」

我嘆了一口氣說：「桑，你一定會失望的。」但他笑笑的搖搖頭，又哼起了那條天堂和樂園的歌。

臨別的時候，桑很愉快的跟我說再見，我只好緊緊的握了握他的手，祝他一帆風順。

× × ×

匆匆又是幾個月的功夫。

奇怪的是桑却不曾寄過一封信來。他答應過我一定要把他在美國的「幸福的日子」寫給我。知道。「也許是神學院的功課太忙吧！」我心裡想。

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因為上夜課，很遲才回家。那當子已是晚上十點左右。我回家的這條路上一片陰暗，人跡闕然。我踏着匆促的步伐赶路。這時，忽然在路的另一端，有一個黑黝黝的人影也匆匆忙忙的赶路而來。我心裡有點發毛，「不要是打劫的就好呢？」然而當黑影擦身而過時，我却發現了他是闊別已久的桑。

「桑！」我興奮的喊起來。

他那邊也非常的驚奇。但很快的他就搖着頭匆忙的說：「啊！朋友！對不起，我有很要緊的事辦，以後才跟你談。」說着又走了。

我看着他那衣冠不整、疲憊不堪的身影，心裡頭泛上一股感慨。

然而，很令我驚奇的是，幾乎每一個晚上，我都

可以碰到桑匆匆的經過這裡，趕往大學，我心裡一直孤疑着。

到底有一天，讓我纏住了桑。

「你不是到美國去了嗎？」我扳着他的肩膀問。

「我是去了，但我又回來了呀？」桑說着，但卻沒有了那慣見的笑容。

「你沒進神學院去？」我問。

「沒有。他們當我是黑人。他們鄙視我。」桑懷喪的說。「在那兒，我連理髮都困難。很多理髮店把我當作黑人，不願意替我理髮。」他又說。

「那你可曾找那個給你洗禮的人。」我問。

「找到了。」桑用蚊子一般的聲音說。

「那麼，你每個晚上匆匆忙忙的趕來趕去是幹什麼？」我問。

「那邊的教會每月津貼我一百元，要我為他們傳教，我現在就是忙着傳教。」

「晚上也傳教？」我感到詫異。

「沒有。我去學生樓睡覺。」

「來這兒睡覺？」我問。

「噫！因為父親說我對家裡事一概不管，整天亂忙。他罵我是寄生蟲，並且把我趕出來。」

「那你懊悔嗎？」

「不。為了主耶穌，我這點點考驗算得什麼？」他的眼睛炯炯的發亮起來。

「這樣，你又何必老遠的趕來學生樓睡？是不是學生樓的休息廳裡有舒服的墊褥？你可以到公園或者巴剎裡去睡呀？」我開玩笑的說。

「不要說這個。」他忽然很誠懇的扳着我的肩膀問：「林，我現在正在尋找適當的場所，以供放映傳教的電影，你可以幫我的忙嗎？」

「新加坡不是有許多教會學校？借他們的禮堂總可以吧？」我問。

「別提了，那些傢伙決不肯借的。」他搖着頭。「因為我們是不同派的。」

「你不覺得你在瞎忙嗎？」我嘲笑的說。

「瞎忙？你不了解我的。」他說。「我要好好利用我剩餘的生命為耶穌効忠。」

「你剩餘的生命？為什麼不乘你年青有為的時候為勞苦大眾做一些事？」我有點氣憤。

但桑沒有答話。我看到他痛苦的捂着喉嚨，然後往路邊咳了一口痰。在黯淡的燈光下，我注意到痰裡帶着血絲。

「桑，你……你有病？」我一片愕然，而且開始明白他那句「剩餘的生命」的意義。

「沒關係。」他苦笑着。「耶穌會保佑我的。」

× × ×

一年過後，我終於從大學裡畢業出來。於是我也就和桑音訊斷絕。有時，想到了他的那種宗教狂熱，就不禁要唏噓不已。

有一天，當我正無所事事，在街上量馬路的時候

，忽然遇到了同學老陳。

「你知道桑死了嗎？」老陳劈頭就說。

「啊！我感到一陣意外。」

「本來我也不知道。」老陳說。「幾天前，我遇到他那個整天跟他到處傳教的弟弟。由他弟弟口中，我才知道他的死訊。」

「你知道他患得是什麼病嗎？」我感到一點悲哀。

「他是患了喉癌去世的。」老陳接下去說。「他堅持不接受醫生的診治，因為他堅信這是耶穌給他的考驗，所以他也堅信耶穌會把他治好。」

「真糟糕！」我搖搖頭。

「於是，他每天等待着奇蹟的出現，直到他死為止。」老陳聳聳肩膀，繼續的說。

我又記起了桑蹣跚的身影。現在，他終於靜悄悄的「蒙主恩召」了。他去的好像一片秋天的落葉。

一個人如果整天為一個虛幻的形象奔勞，而把他自己與群眾隔開，這種人在實質上已然死亡。因為他既然奔波於來生和天堂的幸福和得救他對於這個世界自然是多餘的了。

~~~~~

## 星期日

● 小群 ●

在城市裡居住的人們，一連忙碌了六天之後，通常都認為應該在星期天躺在家裡休息。不然就邀友出外走走，聽聽音樂或上上電影院……。

這是否意味着，在週日是不可以從事其他勞作，若然是這樣想的話，那麼生活不是變成了有點公式化了嗎？

有次我下鄉訪友，在那邊我將近住了半年多才離開。發覺那裡的朋友們，每個星期天由於不用上班工作，便聚集起來成了一支有好幾十人的工作隊。不管是烈日當空、還是傾盆大雨，男男女女，手拿鋤頭、畚箕和其他勞作工具。騎着「鐵馬」，浩浩蕩蕩地成群出發到村民家裡幫助那家住戶人家，義務修池塘、築小橋、鋤野草、建猪寮。每逢週日，從不間斷，他們把這種群眾服務叫做「福利工作」。

同樣是一個星期天，却有兩種不同的渡過生活方式！



~~~~~

對無政府主義的了解

林 旭 譯

在本世紀初，無政府主義是亞洲東北一帶青年人所追求的理想。它同時也是西方知識份子所標榜的一個前進的目標。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二〇年間，無政府主義思想更成為了中國和日本許多知識份子示威運動中的主要原動力。實際上，無政府主義的確成了當時許多知識份子所夢寐以求的理想。他們都認為無政府主義在許多政治教條中是最科學，最進步和最有前途的一種政治理想。有許多人更因此發出了一種詭論：無政府主義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前身。

在本世紀的二十年代以前，中國許多留學法國的學生，幾乎都是無政府主義的篤信者。他們真誠的信奉下列的教條：反宗教，反傳統，反家庭，反流氓，反中堅組織，反政府，反軍國主義，反民族主義。他們提倡科學，擁護自由，擁護人道主義，支持暴力行動，支持革命，親共，擁護國際主義。所以，要了解無政府主義者的立場，這許許多多的中心思想是必須歸納起來討論的。

這些無政府主義者都這樣的堅信着：他們最迫切的工作乃是在於「破壞」。他們認為只有當現存的國家制度和許多壓制人類的人為條例被破壞掉，那類類的自由才會湧現。

也許，無政府主義者的反宗教行為是最值得嘉許的。當時，有些人這麼質問，中國的道德和教育水準都還很不嚴密而且落後，因此人民必須有一種宗教來維繫他們的道德觀念。無政府主義者的駁斥是：社會主義的道德觀念已然包含了宗教裡的所有倫理觀念，而且還除掉了宗教中的迷信成份。（註：無政府主義是親社會主義的，所以他們反宗教的立場是與社會主義的立場近似。於是，他們也覺得社會主義的道德觀是與他們共同的。實際上，無政府主義者的立場和社會主義者的基本立場是大相逕庭的。）

在反宗教的同時，無政府主義者當然也忘不了攻擊孔教，而從中又引申出了反傳統的思想。

無政府主義者認為中國人的保守和崇古的思想是阻礙中國前進的一大因素。而且，中國人總喜歡把西洋具有的許多思想和東西當作是自己很早就有或經驗過的。譬如，中國的成吉思汗是一個帝國主義者，老子是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墨子最早提倡博愛，共產制度則是在公田制度下早已產生。但，實際上，有無數的事情作為現代人的我們都還不可預測，我們又怎麼能期望從古人那兒得到答案？當然，無政府主義者

反傳統的精神是應予重視的，因為反傳統就意味着現代化和進步。在當時，這種反傳統、反孔教的思想更接着由陳獨秀和其他許多進步份子所主辦的報紙和雜誌作進一步的宣傳。在一九一五年以後，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更可成為當時許多知識份子的先鋒雜誌。而無可否認，這些反傳統的思想對當時的許多知識份子的確起了很大的影響。

連貫到反孔教、反傳統，無政府主義者又引申到反家庭這一點。他們認為，家庭中對家長權威的信服和對祖宗的崇拜阻礙了對科學與真理的認識，因此，要成為中國革命團體的一員，這樣的立場先必須明確。而且，從廣義來說，社會革命必須由家庭做起，因為家庭制度是代表封建、壓制的一個最基本的制度。

這裡，我們要特別的指出無政府主義者反浪子的立場。像許多虔誠的信仰者一樣，無政府主義者也有他們自己的一套嚴格的倫理規律。他們主張勞力工作和學習。他們強烈的反對嫖妓，吸煙，喝酒和賭博。甚至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者還提倡素食。他們也很注重體格和鍛鍊。這種強烈的對個人品行的規戒行為與中國正統的士大夫溫情階級的確起了尖銳的衝突。而無政府主義者的這種禁慾和自制其實就好似宗教上的修行者一般。

但，我們必須強調的一點是，無政府主義者（也就好像那些基督徒或苦行僧一樣。）的這種禁慾和自制，完全是一種強烈的個人行為。而且，有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如果無政府主義者果真嚴格的奉行這些倫理規律，他將會把他自己從他現處的社會和階級隔離開來，並且最終也和群眾分離，這麼一來無政府主義便因此要淪為個人主義。

無政府主義的基石還是在於對一切權力的反對。他們蔑視各種形式的中堅組織。他們也認為由一小撮人搞的革命是危險的，沒有前途的，而且，如果大多數人民群眾感覺不到革命的需要，那麼革命的過程必定是緩慢的。他們相信無政府主義者要在中國鼓吹的革命，將是多數人的願望，而且可以通過工農群眾的鬥爭，而最後得到全人類的支持。

從好幾方面來講，無政府主義者所強調的這幾個中心思想似乎與列寧主義吻合。實際上，它却推翻了列寧主義的一條最重要的教義。列寧主義的中堅組織和教育的概念是完全不被無政府主義者所接受。無政府主義者反對專權的政治，他們反對有一個集權的中

堅組織來引導那些「無知」的群眾。他們也堅信所有的中堅組織將會限制並且侵犯自由。無政府主義者說，群眾既然被鼓動去發起這個革命，那他們就必須被引導去了解並重視這革命的意義，這樣一來，他們才能立刻準備成為一個自由的人。

無政府主義者的立場是從他們對國家制度的正面攻擊為最精彩。他們說：「所有的政府都是自由和平等的敵人。」他們更進一步的強調：「個人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而個人又與其他的許多個人，組成了一個村鎮，然後再聯合其他的幾個村鎮，於是組成一個國家。最後，這許多國家更結合起來變成為一個大同的社會。而在一個大同、完美的社會裡，個人與個人之間會自動的互相幫助，自由的交換彼此間的快樂和享受，並且也應該有免被少數權力者控制的自由。」於是，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政府是由少數有權力者所組成的，因此他們是完美社會的破壞者，所以，這些「破壞者」應該先被消滅。

一切形式的政府組織既被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是自由和平等的敵人，所以一切政策是強定來保護少數有權者，且製造了大多數人的不幸和痛苦。軍國主義者更是當權者用來維持他們的政權，壓制人民的殘酷力量，所以無政府主義者也是反軍國主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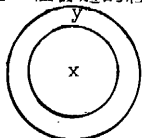
當然，作為一個理想來看，無政府主義似乎是很出色的。但，無政府主義者的理想世界，永遠只是一個烏托邦而已。

當時的一些民族主義者也這麼說，如果我們帶着現實的眼光，來看看這個世界政治的一般情形，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推翻無政府主義的論調。在現實世界中，無政府主義將助長那些帝國主義和專制主義的野心家們的任所欲為，也使他們輕易的控制了別的國家。就好像當時，如果中國放棄了政府組織和對軍力的建立，那她早就成了英、美帝國的殖民地。

如果我們只會一味的高喊：「我們不要政府，不要兵士，不要國界，也不要國家。」於是，我們昏頭昏腦的爭取全球性的和平、公正、自由、平等，恐怕那些只懂得利用武力、軍力，而不知公理的傢伙就會派出他們的軍隊來分裂我們的土地，控制我們的人民。所以，當時中國便有許多人這麼強調，中國應該先富強自己，這樣外國勢力才不敢侵犯。如果中國沒有一個政府組織或者缺乏了軍事力量，那它不但不能成功的推翻滿清政府，更遑論去抵抗那些帝國主義的侵略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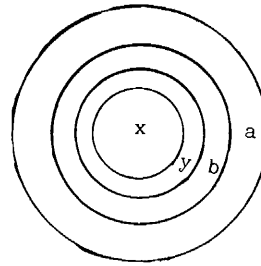
當時，中國的許多民族主義者曾提出一個「二階層理論」來駁斥無政府主義。這個理論可以用以下的圖畫來解釋：—

在一個普通的社會裡，我們的社會組織如下：



x = 普通人民階層
y = 有權力，和資產階級的壓迫階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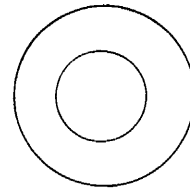
但是，中國當時的社會却必須這樣剖示：



x = 普通中國人民階層
y = 有錢的中國人和軍閥。
b = 滿州政府
a = 外國侵略者如英國、日本、德國、蘇聯與美國。
y, a, b = 壓迫階層

中國人民要富強自立，必須先打破“a”和“b”的勢力。但無政府主義者却狡辯稱，正因為有錢的中國人和軍閥不遵循公理，所以中國人民便不應該與他們聯合。所以中國人不但不能夠跳過 a 和 b，甚至連 y 也打不破。所以這些無政府主義者轉而提倡他們所謂的全面、完整和連續的群眾革命。

他們畫出了他們自己的圖畫：—



裡頭的圈子表示“全世界人民”，外頭這個圈子則表示“所有的特權階級”。他們給這個圖畫下了一個標題：—

“同全世界的人民聯合起來，把所有的特權階級推翻。”

但，正如我們已說過的，無政府主義是一個“烏托邦”氣味很濃厚的主義。這些無政府主義者竟然妄想靠別人的力量為他們打破壓迫階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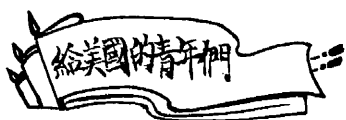
我們相信，一切事物靠的是內在力量。人民必須以自發的力量，和堅強的反抗惡勢力的意志，才能把壓迫階層推翻，從而再號召全世界人民起義，這才是正確的途徑。

一個國家只有通過自力更生，努力富強起來，它才能與世界其他各國站在平等的地位。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無政府主義者顯然忽視了這樣一個現實問題。

無政府主義是老遠的被拋在時代的後頭了！

(取材自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
by Robert A.S. & George T. Y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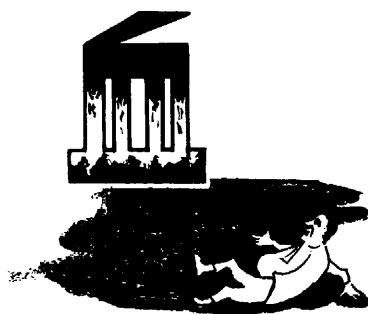
路丁

是什麼力量
驅使你們毅然走上街道
在侵略者的催淚瓦斯下
憤怒地揮舞着你們的拳頭

是什麼聲音
召喚你們投入
一支鋼鐵般的人民隊伍裡
在你們的土地上
掀起了震天撼地的反戰運動

呵！我明白了
是那光輝的正確思想
引導你們奔向革命疆場
在侵略者帶血的警棍下
你們是如此地無畏
如此地英勇
在群眾鬥爭的風浪裡
你們像雄鷹一樣飛翔

呵！我明白了
是這世界上被壓迫的人民
是印支三邦英雄的戰士
是美國千百萬苦難的勞動階級
召喚你們走上街道
拿起火炬，揮起旗幟
向華盛頓進軍！



庸夫

爲了真理，正義
讓熱血灑遍祖國大地
戰士的血呀
結出朵朵絢爛向陽花！

血 灑在土地上
血 滾在歷史裡
這是光榮的紀錄
這是偉大的標誌

爲了三餐溫飽
讓鮮血流遍工廠工場……
勞動者的血呀
凝成灘灘的悲慘痕跡！

血 淌在工地上
血 流進大肚腑
這是災難的記載
這是仇恨的訊號

人們還在流着仇恨的血
人們還在流着光榮的血
血 沒流完
仇恨在增長
血 沒流完
光榮在堅持！

人們經受血的洗禮
在生活裡，在戰鬥裡
在生活裡，人們流血
人們把血債牢記！
在戰鬥裡，人們流血
人們踏着光烈血蹟前進！
人們透過血看到勝利
人們透過血看到幸福！

他是個瘋子

向暖



他是個瘋子
緊閉雙眼
不看這混濁的世界
口吐唾沫
在蔑視那些人的罪惡
清醒的時候
他不能把人得罪
迷惘的時候
他就能這樣做
深呼吸幾次
他『哈』地喊出一聲
欲喊出心中的憤恨
他是個瘋子
緊握雙拳
儘在桌上敲打
又在自己的胸膛上猛槌
拳頭啊
你不能擊在別人身上
那只好槌在自己身上啦
過後他又去撫摸着自己的肋骨
他可在憐憫自己的自暴自棄
他不停地把腳板向上板
不知把腳放在何處才妥當
世界之大
可有他安身之處
他又把腳向空中揮踢
姑望那一腳就能把煩惱踢盡
可是太陽仍對他笑
空氣仍顯得那麼安詳
他又錯愕了
口沫
雙拳
喊聲
腳板
要朝那個方向

給 知 識 份 子

· 庸 夫 ·



我們高興看到
智識份子的出現！
我們興奮看到
智識份子甩掉舊包袱
樹立新抱負！

很久以來
人們提起智識份子
總是不屑一顧
人們看到的智識份子
總是擺着高傲的架子
自私自利，為錢途拼命
優渥待遇，當高級奴隸
欺壓下層，替主子獻計
這樣的智識份子
廣大人民最痛恨，最不歡迎！

還有那雜念深重的智識份子
思想改造差，意志不堅定
動搖不定是階級劣根性
高潮時，他們斗志昂揚
低潮時，他們意志消沉
看不到長遠目標
只顧及眼前利益
有的精神頹廢，渙散
提不起雄心幹勁
自怨自艾，哀嘆無聊
腦海縈繞着個人得失
盤算個人出路
他不再提起為理想奮鬥……

有的在社會染缸裡
蛻化變質，染成黑又黃
他們把脚跟移過去

他們當了壓迫工具的一部份
他們墮落了，投進垃圾堆
他們遭到廣大人民的唾棄！

人們歡迎的
是有思想，有良知的智識份子
他們愛憎分明，立場堅定
他們立志獻力改革舊社會
他們敢於迎戰醜惡黑暗
他們經受得住殘酷考驗
他們像越南兒女
他們像美國智識青年
他們像日本大學生
他們像世界上進步青年
走向街頭
走向戰場
走向一切戰鬥的場合！

我 不 能 動 了

※ 辛 愚 ※

趁鮮花尚未凋零
分給受傷的戰士吧
別為我浪費眼淚和感情
身畔一把槍
是我僅有的遺產
拿去吧
讓每一顆子彈
栽一朵血花在敵人的胸膛

最動聽的音樂
是炮彈
——呼嘯着
嚇破敵人的胆
當大地——
被爆炸的聲音動搖
人們開始蘇醒
感到被割裂的痛苦
而我凝固的血
將在更多同伴的體內溶解
心臟 只要還會跳躍
終會發出嚮往的激情
去迎接自由的吼聲

我 沒 有 了 家

· 禾 女 ·

——記一位被拆屋子的婦女
他們帶着鐵錘 聲勢洶洶
把破爛的傢具全拋到街邊
眼看相依為命的老家
轉眼變成了廢墟
他們要建高樓
我沒有了家

看着那一座座簇新的大廈
母子三人抱頭痛哭
想起了我那「死鬼」丈夫
生活早在二十年前已經殺死了他
如今帶着多病的身軀
我要睡在騎樓下

是什麼叫我們這麼苦命
是什麼奪去了我的家
該是收起軟弱的眼淚的時候了
不要叫生活笑我傻瓜
用我們堅強的雙手
去建新的家

一九四五年

馬來新文學

繡平

隨着殖民主義者的炮艦，西方文化也轟破了馬來文化的堡壘。馬來文壇開始以新的姿態去面對新的挑戰，再不沉迷在以前那宮廷式、虛構的封建作品中，轉而接觸到人民現實的生活。這是馬來新文學與古文學最大的差別。在談到一九四五年以前的馬來新文學，我們可以分為四個時期：(一)文西阿都拉的時代，(二)十九世紀末葉，(三)二十世紀初期，(四)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一) 文西阿都拉

(MUNSHI ABDULLAH 1796—1854)

文西阿都拉是馬來新文學的先鋒。一七九六年他生於馬六甲的甘榜巴里 (KAMPONG PADI)，父親是耶門 (YAMAN) 人，母親是印度人。十四歲時，他就精通馬來文、淡美蘭文和阿拉伯文。當時馬六甲是英國的殖民地，再加上他曾經是萊佛士的巫文教師，他所接觸的儘是些殖民地的官員，因此他非常崇拜西方，甚至「願上蒼保佑維多利亞女皇」。

雖然如此，阿都拉還是有其進步的一面。在他的作品裡，他勇於反抗傳統，超越時代。他揚棄了腐舊的宮廷作品，大胆地批評當時蘇丹與貴族的顛預與腐敗。他從事於積極的現實與批判人生的文學。在抨擊馬來統治者的殘暴之餘，也刻劃了人民生活的痛苦，暴露了當時馬來社會的愚昧和無知，並指出造成愚昧無知的兩個原因：(一)統治階級壓迫下的愚民政策；(二)人民迷戀舊日的生活，擺脫不了舊禮教的束縛。然而很可惜的，阿都拉雖然看到了舊統治者的殘暴，却看不清殖民主義者的猙獰面目。

阿都拉雖然是非馬來人，但是他却熱愛馬來文化。他為馬來文化增添了许多寶貴的遺產。他創造了新的馬來文詞彙和詞句，是過去馬來古文學家所不敢嘗試的。他強調馬來民族要強大，必須努力學習母語，必須能够接受新事物。他的主要作品有「阿都拉自傳」(HIKAYAT ABDULLAH) 和「阿都拉遊記」(KESAH PELAYARAN ABDULLAH)，阿都拉的思想在當時是很難被人接受的，舊統治者對他恨之入骨，但是碍着英殖民者的關係而拿他沒法。

一八五四年，阿都拉在前往麥加朝聖的途中逝世。他逝世以後，馬來新文學陷於真空狀態。主要的原因是阿都拉超越他同時代的人，再加上舊統治者的壓迫下，像他的那種反抗傳統的作品就難於產生。一直到十九世紀末葉，阿都拉對馬來文學的影響才逐漸開始。

(二) 十九世紀末葉的馬來新文學 (1870—1900)

這時期刺激馬來新文學發展的主要原因是下列幾個：

(a) 馬來文報章和雜誌的出版

(b)馬來文教科書的出版

(c)馬來師訓的成立

(d)馬來文研究工作

(e)英國人對馬來文的重視

(a)馬來文報章和雜誌的出版對於提高人民的認識是起着一定的作用。馬來報章和雜誌對於馬來新文學的推動有着它不可抹殺的貢獻。最早的馬來文報紙是「爪夷伯拉拿干」(JAWI PERANAKAN)出現在一八七六年。每逢星期一在新加坡出版。編輯是文西·墨哈末·沙依(MUNSHI MUHAMMAD SAID)。一八七七年另一份報紙「早晨之星」(BINTANG PAGI)也出版了。跟着在一八九三年,另一份週刊「塞利吡叻」(SERI PERAK)也在太平市出版。這些報紙都受着阿拉伯文很深的影響,同時也採用了一些英文字。例如“address”, “editor”等等。

(b)馬來文教科書實際上並不能算是文學作品,它之所以在馬來文學史上起着一定的作用是有着其原因的。在這以前馬來文教科書是極其缺乏的,所用的課本主要就是「可蘭經」。在這種情形下要提高人民的認識水平幾乎是不可能的。在一八八七年,西也·墨哈末(SYED MUHAMMAD)出版了各種各樣的馬來文教科書,如馬來文教科書、歷史教科書、地理教科書。這些書籍的出版提高了人民對世界對事物的認識。同時使到教育普及,間接地也就幫助了馬來新文學的發展。

(c)馬來師訓(MALAY TRAINING COLLEGE)是於一八七八年由英國殖民地統治者在新加坡設立的。它訓練一些小學畢業的學生為教師,其真正的目的不外是要訓練一批忠實的奴才。儘管殖民地統治者是不懷好意,它却給馬來同胞帶來了一個受教育的機會,間接地也就發展了馬來新文學。一八九五年這間馬來師訓關閉。一九〇〇年,在馬六甲又成立了一間新的馬來師訓。

(d)在一八八八年,柔佛州成立了一個研究馬來文的組織(PAKATAN BELAJAR-MENGAJAR PENGETAHUAN BAHASA)。它的目的就是研究馬來語文。例如當時英文對馬來文的影響。雖然這個組織的壽命並不長久,但它對馬來語文的研究給馬來新文學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到了一九三四年,在柔佛蘇丹的經濟援助下,這個組織以新的名字重新出現(PAKATAN BAHASA MELAYU dan PERSURATAN BUKU² DIRAJA)。它創造了許多新名詞。例如:

SETIA USAHA 秘書

PEJABAT 局子

KERJA - RAYA 公共事業

(e)一八七八年,英國人的ROYAL ASIATIC SOCIETY STRAITS BRANCH 出版了一本叫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的雜誌。這本雜誌的內容很豐富,包括了馬來語文的研究,馬來文學,馬來風俗以及馬來歷史等。這本雜誌當然不會是為着馬來文化着想而研究馬來文化,其真正的目的

不外是想多了解她的海峽殖民地的情況,從而更容易維持其殖民地的統治權。一九二三年以後,這本雜誌改名為(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十九世紀末的馬來新文學裡,並沒有小說創作。那時候的文學作品,多數是從阿拉伯文,淡美爾文或者英文翻譯過來的。所寫的詩歌仍然沿用古老的莎雅(SHA'ER)形式(註一)。這個時候馬來人民開始接觸報章了解社會,認識世界,同時也對新文學有更高的要求。這時期的馬來作家多數兼任新聞記者。如文西·墨哈末·伊伯依欣(MUNSHI MUHAMMAD IBRAHIM bin MUNSHI ABDULLAH),斯依·瑪木(SYED MAHMUD bin SYED ABUDUL - KADIR AL - HIND)。

(三) 二十世紀初期

馬來新文學的發展(1901—1925)

二十世紀初期,馬來報業發展得更快。報紙的銷路更廣。其中最著名的報紙有:(UTUSAN MELAYU)和(AKHBAR LEMBAGA MELAYU)。當時最著名的新聞記者是墨哈末·尤努斯(MUHAMMAD YUNUS bin HAMID)。他被稱為那個時代的新聞之父。

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五年之間,英國人R·J·WILLKINSON 等出版了許多書本。他們的目的是要更進一步了解馬來人民,加強對他們的統治。民間流傳的故事中被收集訂成書本的有HIKAYAT MALIM DEMAN, HIKAYAT ANGGUN CHE'TUNGAL, HIKAYAT AWANG SULONG MEHAH MUDA 等。

一九一三年,吡叻的瑪當(MATANG)出現了一間師訓學校。一九二二年,SULTAN IDRIS 師訓學校成立,而且取代了前者。這些師訓學校栽培了一批馬來新文學家。雖然這段時期裡,馬來新文學並沒有什麼好的創作,可是這個時候馬來新文學受到了更多西方文化的影響,雖然一些回教成份較濃厚的報紙依然反對西方文化的影響。

這段時期內的作者有:

(a)阿都拉·檳·阿都拉曼(ABDULLAH bin ABDUL RAHMAN)。一九〇六年他翻譯了一本埃及民族領袖姆斯達法·卡米(MUSTAFA KAMIL)的著作「太陽放光芒」(MATA HARI KEMANCHAR)。這本書的內容是記載日本的歷史。日本在當時戰勝了蘇聯。這本書的目的主要是在喚醒那些淪落為殖民的國家的人民,使他們對爭取獨立更有信心。

著名的馬來學者扎巴(ZA'BA)曾說:雖然阿都拉曼的翻譯並不很理想,可是MATA HARI MENANCHAR仍值得被視為馬來文學寶貴的遺產。

(b)蘇拉依曼·檳·墨哈末努(SULAIMAN bin MUHAMMAD NUR 1870—1928)。他除了精通馬來文之外,還懂得阿拉伯文、印度文和波斯文。他曾在馬六甲的師訓當過講師。KITAB GEMALA HIKMAT 這本書是他

在一九〇七年寫的。書裡有一百五十三個由散文或詩歌構成的謎語。

(c)哈芝·阿都拉·檳·哈芝·阿布把卡(HAJI ABDULLAH bin HAJI ABU BAKAR)。他翻譯「天方夜譚」，可惜他只譯到第十六天。

(d)霞里法·阿拉維(Sharifah Alawiyyah binti Syed Teh al-Habshi)，她的作品有詩歌 SHA'ER NASIHAT PEREMPUAN。她雖然沒有在學校受過正式教育，但她的詩却寫得很優美。

(四)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1926—1945)

無論在形式或內容，這一時期都比前一時期進步得多。那些曾在馬來師訓或阿拉伯學校(本國或外國)受教育的新聞記者、教師以及新詩帶入馬來文學的領域。內容也更加多姿多采，不單單接觸宗教問題，還涉及經濟、社會、教育、民族和政治問題。通常，他們的表現手法都是通過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來表達作者意見。

雖然這時期的作品已有顯著的進步，但嚴格地說來，除了一些翻譯的作品外，多數的作品還談不上水準。

當時的文學作品，長篇小說(創作或翻譯)有一百多篇，短篇小說也有近百篇，再加上人民認識的提高，那些追不上時代的古文學很自然的就日趨式微了。那時候，短篇小說以及詩歌多數都是通過報章或雜誌刊載都沒有訂成合訂本。在日本侵略者統治的三年零八個月中，馬來文學受到了極大的阻礙。沒有新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與詩歌的刊載也必須先通過日本侵略者的審閱。

這個時期長篇小說的主要作者有：賽依雪阿末哈迪(SYED SHEIKH bin AHMAD AL-HADI)，阿末達魯(AHMAD HJ MOHD. RASHID TALU)，三蘇丁沙禮(SHAMSUDDIN SALLEH)，伊薩哈末(ISHAK HJ MUHAMMAD)，哈俞阿敏(HARUN MUHAMAD AMIN)，魯希哈耶(RUHI HAYAT)等人。短篇小說家有：哈芝·阿都·拉欣嘉材(HAJI ABDUL RAHIM KIJAI)，伊沙·哈芝·墨哈末(ISHAK HAJI MUHAMMAD)。

一九二五年，賽依雪阿末哈迪出版了「花麗姐夏嫩」第一集，次年又出版了第二集。這是馬來文壇上第一部長篇小說。故事的內容是描寫埃及的一對貴族出身青年男女的愛情故事。花麗姐和沙飛愛凡帝相戀，而花麗姐早已被許配給一個潦倒的青年。經過了重重的困難，他們終於戀愛成功。小說里穿插了一些班頓(PANTUN)，莎雅(SHA'ER)和主角們的書信來往。

這部小說，很受當時馬來社會的歡迎。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以嶄新的姿態出現。以前的小說多數是傳奇，男主角都是無敵英雄，女主角都是絕世佳人，故事也離奇怪誕，看多了令人乏味。而這本書寫得合情

合理，有血有肉，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現實生活。

這部小說的文筆雖然師法阿拉伯文，但是它對馬來文壇的貢獻是不容否認的。它鼓勵了不少馬來作家，以本地的背景和人物去創作小說。

阿末達魯是真正第一個以馬來亞作背景，以馬來亞青年男女做主角來寫小說的人。他的代表作是「良友」(KAWAN BENAR)。敘述一個青年誤入歧途，拋棄妻子，搭上風塵女子，最後才覺悟過來。這部作品比「花麗姐夏嫩」要進步得多。

伊薩哈末與魯希哈耶的作品多數關注國家民族和社會政治，他們筆下很少渲染男女愛情。他們以諷刺的筆鋒抨擊殖民主義者以及腐敗的統治階層，喚醒馬來民族的覺悟。伊薩的代表作是「瘋人瑪尼拉之子」(ANAK MAT LELA YILA)。魯希哈耶(波斯達曼的筆名)的作品有「晨霧」(KABUS PAGI)，「天亮前後」(HILANG GELAP TERANG)，是屬於思想較激進的作品。

短篇小說方面以哈芝阿都拉欣嘉材最為突出。他是一個積極的新聞記者。他曾在「兄弟」(SAUDARA)報館裡工作，也出版了翻譯小說「如烏爾路哈英的故事」(CHERITA DEU' L RUHAIN)。不過這本書並不如「花麗姐夏嫩」那樣暢銷。從此嘉材改寫短篇小說，著作頗多，被稱為「短篇小說之父」。他的短篇小說集有「不同的草原有不同的螳螂」(LAIN PADANG LAIN BELALANG)和「蝦多鹽也多」(BANYAK LADANG BANYAK GARAM-NYA)。他和其他作者一樣反封建婚姻，作品中充滿了貧富之鬥爭，攻擊風俗習慣的弊病。一般說來，初期的短篇小說成就不高，作者們不自覺地傾向於說教和講故事的方式，而且差不多所有故事都逃不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公式。

馬來新詩萌芽於一九三〇年，當時的作者為來自丹絨馬林學院教師，他們創辦一種「教師雜誌」(MAJALLAH GURU)，開始介紹新詩到馬來文學領域裡。根據馬來學者扎巴(Za'ba)的看法，以為三十年代的印尼詩人(ANGKATAN 30)已創作了印尼新詩。這種革新影響了馬來詩人，使他們也模倣印尼新詩而創造馬來新詩。

這時期的詩人有摩哈末阿新瑪姆(MOHD. YASIN MAAMOR)、哈山哈芝阿都馬南(HASAN HAJI ABDUL MANAN)和阿武沙瑪(ABU SAMAH)等。雖然他們的新詩已經從班頓和莎雅等舊體詩中擺脫出來，但仍含有舊詩的韻味。作品也多以歌頌愛情，吟唱自然等等為主，偶而也有些愛國詩作。

總的來說，自從文西阿都拉以來馬來文學從古文學演變成新文學。新文學再不管宮廷或者國王寫傳奇。新文學要寫出人民的痛苦，社會的弊病，國家民族的覺悟。這就是一九四五年以前馬來新文學的概況。

註：上期的 SHA'ER 被譯成夏厄，特此更正。

美國反戰浪潮澎湃

百大專學院關



五月十日
美國全國
學生
罷課
抗議
越戰

美學生繼續反美時
肯特大學十名
學生被殺害

美兵進柬埔寨引起世界公憤

Kent State:
four deaths at noon

海濱大學軍訓團建築物
被放火焚燬
武器庫內
彈藥被炸

遭殺害的四名學生



SANDRA LEE
SCHEUER

肯大



BILL SCHROEDER

流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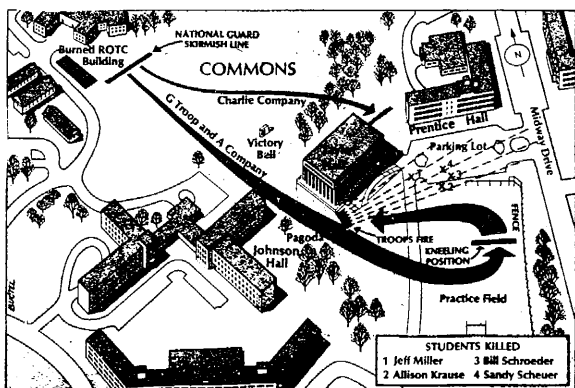


ALLISON KRANSE

事件



JEFFREY GLENN
MILLER



四名學生被殺害的現場地圖

一九七〇年四月卅日，美國總統尼遜宣佈進軍柬埔寨，開闢另一個新的戰場，遭遇到美國人民的激烈反對，全國性的大示威運動洶湧澎湃，如火如荼的展開來。三百多間大專院校也停課參加示威，以抗議尼遜的印支政策。

五月四日，在俄亥俄州 (OHIO STATE) 的州立肯特大學的學生們舉行大規模示威，反對尼遜的戰爭政策，結果，四名學生被軍隊開槍擊斃。

在這期間，全美各地成千間的大專學院所掀起的反戰運動一度達到最高潮。超過二百間大學或學院停課或關閉一天。直到今天，全國性的反戰、反尼遜情緒已達到方興未艾的地步。

五月五日，尼遜對血案發表意見，歸咎學生以暴力表示歧見，引起血案的發生。但是，真正的暴力是來自那一方面呢？

契柯夫說：「愛情、友誼、尊敬都不及對某種東西的共同憎恨那樣容易把人們聯合起來。」

雖然處於不同的兩個半球，肯大學生們敢向醜惡挑戰和維護正義的勇氣，却深深的引起我們的共鳴和感動。



傑佛里·米勒被殺現場之連環圖片



貝爾課餘消閒



愛麗遜正為反越戰運動籌募基金
(1969年10月)

傑佛里·米勒

JEFFREY GLENN MILLER

在耶穌復活節那天，傑佛里回到家裡，就告訴他的父母，他決不願意到越南去殺人。

“我並不完全同意傑佛里的想法，”他的父親說。“我不相信示威這種事。”

但，傑佛里得到他母親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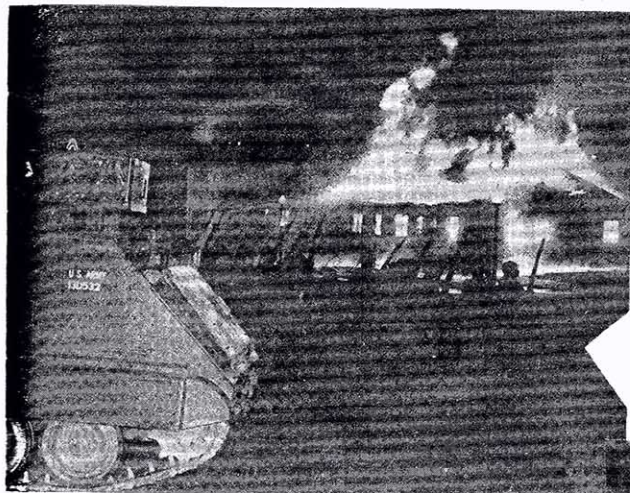
現在，傑佛里死了，而他的雙親却一致支持他的行動。

“雖然，傑佛里並不相信暴力，但他敢為信仰而鬥爭。”他的父親這麼說。“比起我和我的許多朋友們，他在他短暫的一生裡，作了更多的事情。”

他那憤怒和震驚的母親更認為政府必須對這次的殺戮負起責任。然而，官方的反應却是冷淡無情。

“尼遜總統要人們相信傑佛里的確有過暴力的行為。”她說。“這是荒唐的。這是多麼可悲的事啊！四個可愛的年青人無辜的死了，他却沒有一絲憐恤。尼遜的表現是認為這些年青人是死有餘辜的。但，對着一群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那才是暴力。他們還說，如果衛兵受到了威脅，這樣的事情將會重演。他們以為幾塊石頭就足以殺死小孩子。我認為，真正的暴力是來自政府。”

三月二日，國民衛隊進入肯大，撲滅軍訓團建築物的大火。



國東兵進府政對反
威示烈AND WHY
AND WHY



肯大學生拋回軍隊們用為攻擊的催淚彈。

事發前，軍隊與校內學生交換意見。

肯大校園充滿了白色恐怖，國民衛隊向學生開火。



KEN
CAMP

害過學同議抗。東侵對反

威示生學大國美
FIRE



耶魯大學於隔日舉行支援
肯大學生行動之示威場面。



黑豹黨新聞部長發表聲明，
支持肯大學生行動。



示威隊伍離開校園。



肯大學生高舉旗幟，向軍隊示威。

社會經濟學淺說

羅明

經濟的意義

要了解社會經濟學是什麼，先得了解經濟學是什麼，廣義經濟學指的是什麼，狹義經濟學是什麼。而要了解經濟學是什麼，又得先了解經濟的意義是什麼。

經濟 Economy 一詞源出希臘文 Oikonomia 一字，由 Oikos 和 Nomos 二字合併而成，前一字是指一家的財產，包括奴隸、妻子、家畜等在內，後一字是管理的意思，二字合起來就成為如何管理一家財產的意思。原來在古時的人類社會中，多半是以家庭為社會單位的，所以當時的家庭經濟，很能代表當時簡單的整個社會經濟。

近世日本人翻譯了 Economy 這一名詞，中文引用過來，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經濟。它和中國自古就有的「經國濟民，治國平天下」的原來的經濟意義是有不同的地方。

經濟的意義，根據辭海經濟條，指的是人類利用種種財產貨幣所進行的一切行為，以及這些財產貨幣在社會中的分配狀態。例如在一個社會中，有買賣商品的商品經濟，有購買原料製造成品的工業經濟，有耕種收穫的農業經濟。各種經濟在同一國民基礎上的組成，就叫作國民經濟。國際間的交換、分配又叫做國際經濟。但如果我們進一步追究人類所利用的種種財產貨幣的來源，就會發現到財產貨幣等各種人類生存的必需物質財富是人類勞動創造出來的。所以更正確的講，經濟是人類生產物質財富的行為和物質財富在社會中的分配狀態。

經濟學的範圍

在一個社會裡，表面上看起來各種經濟是毫無規律又毫無聯系的，而實際上，各種經濟却是互相聯系並且互相牽制的，有時候甚至牽一髮而動全身，某一行業的不景氣必會或多或少引起整個社會的經濟波動。在社會上，各種經濟組成了一個有一定法則的社會經濟。這社會經濟是一個社會的命脈的基礎。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以及各種各樣的現象，都是以社會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經濟一變動，整個社會就會變動。

經濟學 Economics 是從各種經濟現象研究它們內在的聯系，並找出經濟結構和法則的一門社會科學。

換言之，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的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的科學。廣義的經濟學包括各種各類的經濟學，有專門研究農業經濟的農業經濟學，專門研究銀行經濟的金融經濟學等等。

什麼是社會經濟學

社會經濟學是狹義的經濟學，一般所說的經濟學而沒有指出特定的研究範圍（如工業、金融）的也就是指這一門科學。它是以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為研究對象。社會經濟學又叫作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ics，Political 從 Polis 一字而來，Polis 原有都市國家 City — State 的意思。從 Oikonomia 的 Economy 到 Polis 的 Political Economy，社會經濟學從簡單的家庭經濟的結構和規律發展到複雜的都市國家經濟的結構和規律。到了今天，社會經濟學已發現了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中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社會學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可分為五個主要的階段：原始公社社會、奴隸制度社會、封建制度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完整的社會經濟學是研究整個人類社會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中不同的經濟結構和規律的科學。它是打開了解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複雜過程的鑰匙。

現代的社會經濟學家們却很少對人類的各個社會作全面的研究，他們通常都是把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各個社會的經濟面貌輕輕帶過，或者完全不提，而用主要的篇幅來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這樣做有幾個理由：第一，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複雜的經濟形式，它的運動規律和存在法則也最值得認識。第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規律和生存法則的解釋存在着很大的爭論，經濟學家對這問題的討論也最多。第三，現時人們最關心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法則和它的發展的趨勢。因此，現代的經濟學家所寫的社會經濟學等專著多有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部份的問題。

上面說到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法則的解釋，存在着很大的爭論。這爭論主要是兩個大派別之爭。一種意見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方式是人類生活的最完美的經濟方式，他們讚揚這種經濟方式，認為即有缺點也很易補救，他們主張人類的社會歷史應該永遠

停留在這一階段。他們否認社會主義經濟方式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另一種意見則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方式，認為它即使在一定的歷史行程上起過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作用，但它的缺點却是無法彌補的。根據人類社會上經濟方式的不斷發展來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方式必將沒落，而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方式所代替。

前一種意見是以停滯的眼光來看事物的，而後一種意見是以發展的眼光來看事物的。

為什麼要學經濟學

為什麼要學習社會經濟學呢？首先，社會經濟學（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和以後的部份）的知識幫助我們認識國際時事。關心國際時事的人，一定很想知道西方世界為什麼發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是西方世界致命的癌症嗎？西德的馬克為什麼不再升值？為什麼美元不能貶值？西德馬克的自由浮動能解決西方的金融問題嗎？美國的通貨膨脹為什麼越來越嚴重？過去有「國際貨幣」號稱的美元為什麼到處不受歡迎？上述所舉的都是影響着國際時事的經濟問題。社會經濟學的知識會幫助我們解答這類的問題，幫助我們從這類問題認識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結構，進一步幫助我們認識西方各國的政治制度和各項國際時事的來龍去脈。例如，英國為什麼不顧澳紐的反對，且付出巨大的代價爭取進入歐洲共同市場？西方金融危機是單純的金融問題，還是影響着西方各國安定與生存的問題？日本的經濟力量將怎樣影響東南亞發展中的國家？美國立刻停止一切戰爭活動，撤消軍事基地就能挽回美元過去的優勢嗎？等等問題。

其次對我們比較切身的問題，如物價為什麼連鎖性報起？鈔票的價值越來越小？薪金的標準是根據什麼定出來，為什麼老不提高？工廠裡的勤工獎是怎麼一回事？超時工作的工資為什麼有各種計算方法？等等問題。我們必需了解這些切身問題，我們必需對所處的社會的經濟概況有個明確的認識，才能正確的處理我們所遭遇到的經濟問題。

再次，社會經濟學提高我們的認識和思想水平。

社會經濟學告訴我們經濟是社會的基礎，我們認識了社會的經濟規律，也就是認識了社會的構成。因為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實際上就是人的經濟地位。認識社會，認識社會的發展方向，就能使自己的思想、行動促進社會發展，致力於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幸福，由此而使自己成為一個有生活目的的人，不至一生庸庸碌碌。

最後，社會經濟學作為經濟學中的一門，它是社會科學的基礎知識。許多劃時代的社會學家、哲學家，他們最重要的著作，就是社會經濟學方面的著作。因此，要學好社會科學，得先掌握社會經濟學的知識。

往



事

向陽花

乳燕北飛，山間林野，一片清綠，其間溪水潺潺，是春天來了……。

嚴冬凜寒過後，農村田野，又呈現了一片繁忙……。

穿過重重的荔園，越過縱橫的阡陌，一座古老的瓦屋，便呈現在眼前——那便是我們的老家。

一條村子的路，路的盡頭就只單單的一座房子，顯得格外的清寂。

屋裡的人不多——滿臉皺紋的老祖母，三十開外的叔叔和嬸嬸，童稚未脫的堂哥，淘氣的小堂妹，媽媽，姐姐和我。

記憶是依稀了，就從那一年的春節說起吧！

除夕那天，叔叔宰了一隻大豬時，老祖母却不禁淚如雨下，泣不成聲，嬸嬸和媽媽也悄悄地淌下了辛酸的熱淚……。而我們四個小鬼，却如丈八金剛般摸不着頭腦。不知道老祖母為什麼傷心哭泣？

年初一過後，我和姐姐暗暗地跑去問媽媽，可是媽媽說我們年紀小，不懂事，所以不告訴我們，我相信堂兄妹他們也未必懂得其中的前因後果吧，這一個還未打破的謎，已深深地在那顆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一個烙印。

春耕農忙，這是大人們的事，牧牛採草却是我們的工作。只有那小妹，什麼也不懂得做，整天只會到廚房裡頭偷吃粗砂糖。

姐姐和我，是一對合得來的玩伴，我們的共同敵人就是常常欺負我們的大堂哥，因為每當嬸嬸叫他做什麼事情時，他就轉而命令我們去做，自己却跑到荔園，捉鳥玩樂去。

我們常愛騎在牛背上，任性地讓那畜牲馳騁在綠油油的曠場上，我們也常喜歡將那畜牲栓在樹旁，自個兒去摘採香草，或者帶包火柴，跑到叢林裡去尋找那蜂巢裡甜蜜的蜂蜜。

難以忘懷的日子，就是荔枝成熟的季節，那芬香的果肉，真令人垂涎三尺，滿樹的果子，任我們怎麼吃，也吃不完，過多的紅荔，便拿到市上去廉賣，再不，就是一大籃一大籃地送給親朋嘗嘗……。

農村生活，清苦中帶着歡欣。

早晨起身，吃着大蕃薯，或嚼着小芋頭，別具有一番風味，中、晚餐的稀粥，全是拌着蕃薯煮成的，一年難得幾次是吃素米飯的，有素米飯吃的那一天，也往往有大塊的肥豬肉。

“我們農人的生活，世世代代都是如此，我們的這種享受，比起十多年前的那一個時候，不知好了多少倍了！那時候，我們的田地被地主惡霸沒收……我們的……”在用餐時，老祖母總愛提起過去，但說到一半時，看看我們，搖了搖頭就嚥住了。看着她臉上深刻的皺紋和那瘦弱的身體，使我們深深地感覺到老人家以前一定有過一段不幸的遭遇。這大概就是烙印在我們心中一直不能揭開的謎底吧？

秋天到了，田裡一片金黃的稻禾，是農人辛勤勞動的成果，秋風蕭蕭，吹皺一片金黃那悉悉索索的柔和的聲響，喚醒了人們疲乏的身心。

當然這又是成年人們的事情，我們的工作是到山間林野去拾些乾柴，作為冬天禦寒之用。

當那屋樑上的泥燕飛盡，我們已深深地嗅到北風的氣息了。

圍坐在爐火周圍的家庭成員，又在閒話家常。老祖母的眼角，時時都掛着兩滴亮晶的淚珠……我緊偎着姐姐，深怕老祖母會突然倒下。

時計不停地走着，幾個冬天逝去，幾個春天又來了……。

記不清是那年那月那日，市上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集會，我們接到通知，每個人都要參加。我們手携着老祖母走十多里路，不能說不辛苦，但看她老人家精神十分飽滿，一絲倦容也沒有，這倒使我們感到又奇怪又快樂。

到了市上，只見新架起的台上蹲着十數個被反手綁着的肥漢。老祖母指着他們說：「這些就是壓迫貧農的惡霸財主。」

大會開始了，主席致詞，語謂：「朋友們……這個惡霸，吃過你們的肉，吸過你們的血……今天，你們雪恨的日子到了，你們一個個輪流上來審判他們吧，」說着拉出其中一個至台前，「這是大財主×××，×年×月剝奪農田×萬畝，強搶民女四十五，家存萬金……。」

台下的觀眾，一個個地走上前去，有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追述往年被壓迫的慘景，有的提起木屐只顧往財主額上亂打……。隨後，台下響起了春雷般的掌聲，「打得好，打得好！」

老祖母已是淚盈滿眶，然而她還在嚷，「打得好……」

審判大會完畢後，那十幾個惡霸早已頭破血流，

接着他們被帶走，據說是要抓去鎗斃。

我和姐姐鬧着要去看熱鬧，但媽媽却說：「你們年紀小，看了會怕的。」聽了媽媽的話，我們便不去了。

回到家中，老祖母歇足取暖，我們坐在她的身邊，姐姐替她捶背，她撫摸着我們，開始了她辛酸的故事：「十多年前的春天，正當我們宰豬羊慶祝春節的時候，日本鬼子打進來了，你們的爺爺被當地的惡霸×××抓去，獻給鬼子兵，誣告你們爺爺是什麼反日同盟的領袖，就這樣，他活生生地慘被腰斬。以後，我們的房子，田地被沒收，還要我們交出債款，我們沒有錢，他……就把你們的姑姑當人質，她不甘受辱，就自殺了，……這血海深仇，今天總算報了……可是你們的爺爺，你們的姑姑……」

老祖母已成了淚人，媽媽、叔叔和嬸嬸以及我們四個小鬼也簌簌地淌出了熱淚。

蘊藏在我們心底的謎，原來就是這麼一個悲慘的故事……。



☆小磊☆

詩

在現實面前
是一把放大鏡
是一副顯微鏡
是一架望遠鏡
是一座照相機
是一面妖鏡

有了放大鏡
我們能細緻地認清世界
有了顯微鏡
我們能洞觀生命的真諦
有了望遠鏡
我們能對未來有美好的憧憬
有了照相機
我們能保持不被磨滅的歡依
有了照妖鏡
叫一切牛鬼蛇神定了形

談談日本民族及其社會特徵

日本來鴻

◎長谷川◎

要適當具體的說明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是相當困難的。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日本不像中國或印度擁有足以自豪的悠久文化，而是一個受到中國文化及西歐文化的強烈影響而發達起來的國家。這有如北歐各國的文化是發源于古希臘與羅馬，後來再演變而成為基督教文化。東南亞各國是因為地理上接近印度半島，而受其影響，才產生了今日的文化特徵；日本由於靠近中國，明治維新又使日本強烈地吸收着西歐的文化，所以日本的文化是深受着中國和西歐的影響的。日本本身未定形的土著文化加上外來文化的各種影響，這樣混合起來的文化是相當複雜而難以解釋的。

另一個原因是世界上沒有第二個類似日本的國家。北歐各國或東南亞各國之間，不只文化、歷史上有相當密切的共通性，由於國境相接，今天雖有獨立單位存在，但回顧過去的歷史，彼此之間的文化或種族界限是很小的；所以事實上，這些國家並不是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和這個比較起來，日本的情形便有些特殊。日本的四面被海水圍繞着，一向難于和他民族接觸來往。由考古學追溯到先史時代，可以証明，由於這種地理上的隔離，日本不像大陸國家常受到外族的侵略，而保有了原來的民族構成。這裡須注意到的是由於這些原因，加上對天皇神權的効忠及武士道精神的提倡，使日本民族一度成了強侵略性的民族。

誰也知道，中國大陸的文化是經朝鮮半島而傳入日本的，隨着這文化的傳入，少數的大陸民族的移居日本是相當可能的，但在一段時間內，就被日本的土著民族同化了，所以日本社會自先史時代至今天，可說主要是由單一民族組成的。

歐亞各國的國土相接，常發生侵略戰爭或大小規模的移民運動，所以易於比較他國及本國的文化優劣點，而日本人却由於地理上隔離的原因，普遍上缺乏人類學的概念，不能切實的理解他民族的生活情形，只能陷于胡亂的猜想或憧憬而已。所以日本人和外國人相處時，很容易造成隔膜。今天，由於世界各國的互相來往，日本人對外國的認識已豐富起來，但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上，日本人的感覺是很遲鈍的。一般上外國人開始接觸日本人時總會發生這種分歧。即使是日本人之間，在外國居留過一段時間的人和從來未踏出國土的日本人之間，也有相當大的隔膜。

在這種孤立的地理條件下，由單一民族組成的日本社會產生了一些怪現象。

日本語中的（親分，子分）（讀成 Oyabun, Kobun）是外國語文中找不到的字眼。若不加以特別的社會人類學解釋，外國人是很難理解這種概念的。簡單地說，這是干爹和干兒子之間或社會黨中魁首及黨徒之間的關係（親分，子分）；把二個不同的人連繫起來的整生的關係，相當于封建時代的主僕關係。這種血緣關係在今天的日本社會，從無賴集團，社會黨到教育界、政治界和財界等，都起着最大的作用，左右着日本前進的方向。比方目前當政的自由民主黨，黨中支持佐藤總理及支持中曾根國防長的兩大集團分庭對抗，明爭暗斗，互相拉攏別派的分子靠攏到自己的勢力範圍下。另一方面，日本的黑社會勢力之大，連警察也要向他們讓步三分，何況是小市民呢！到目前為止，有好幾個新聞記者因為在報紙上揭露了他們的惡名污點，而慘遭暗殺，到現在仍然找不出兇手。誰敢追究到底，就等於太歲頭上動土，因為這些社會黨最上面的親分（頭目）都是日本的政治界財界上擁有勢力的大人物。

這一些陰影正籠罩着今天的日本社會，也構成了新封建社會的基台。

這是一個金字塔社會。幾世紀前的日本封建社會是武士階級壓迫着農民、商人，而武士的頭上又是「大名」之類的封建諸侯，君王又統治着這些階層。武士階級可以隨意殺害平民階級，所謂「不允其活，不允其死」的政策是惟恐農民增多了會聯合起來，反抗統治階級；反過來說，把農民全殺光了，沒人交稅，武士們豈不是要餓死嗎？二十世紀的日本雖然標榜着施行民主主義政策，男女平等，每個人有平等自由受教育的機會，日本社會仍然殘留着許多舊時留下的陰影的。剝削着平民階級的是財閥階級，這種勢力巨大的財閥在日本是屈指可數的，包括以軍火事業發達的三菱、住友、三井等財閥集團，這些財閥的前身就是武士階級（在發動對亞洲侵略戰爭時期開始，這些集團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財閥們的手指伸入日本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從柴米油鹽到新聞報紙，交通娛樂及各種社會設施，都逃不開他們的控制。至於男尊女卑的現象更是顯著，婦女一般上受到輕視。日本人的自殺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動不動就發生日本家庭

主婦殺死丈夫再帶子女撞火車自殺的悲劇，是因為忍受不了那種大男子主義；日本人常引以為自豪的容忍精神，一旦爆炸起來，竟是不可收拾的。

財界裡有財閥，教育界也有學閥，最典型的是以東京大學為始的日本國立大學（舊稱東京帝國大學），這些大學是製造特殊階級的地方。日本學生拼命埋頭苦幹，就是希望能擠進這些出名的大學，企望將來有出頭的一天；然而僧多廟少，考了幾年進不了大學成為瘋子的例子倒是多得很，大學裡的老教授們有如皇帝一般擁有最大的權力，可以控制手下的副教授、講師、助教以及學生的一生前途；除非老教授退休或進棺材為止，副教授怎樣能幹也是難以出頭的。參加學生運動的大學生被人發覺了很可能被拒絕進入大學的研究室以致不能畢業。要在這種制度下吃飯，只好忍氣吞聲，遵從「人吃鹽比我吃米多」的那種後輩尊前輩的制度。這種學閥制度蔓延到各企業的工廠或公司裡，造成一堆一堆的集團，只照顧自己同伴的利益，外校畢業生就難免遭受排擠和白眼了。日本的大學生罷課搞運動就是要推翻這一切壓迫人的封建制度。

其實日本以這種方式邁進了世界，寫了幾百年的歷史，也因為這種制度下，以武力或經濟性的戰爭替他們帶來了各種科學經濟的進步和繁榮，在短短的幾十年中要他們完全剷除或改革這種體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日本在政治或社會思想史及科學技術上，也很少誕生出一些可以影響全世界的人物；歸根究底是由於這種封建體制約束下的結果。就是今日日本人引以為榮的科學技術進展，其實不過是拜時運之賜，韓戰及越戰之惠，以及日本人之「卓越」模倣能力而已吧！

明治維新是日本從舊封建體制演變為新封建體制的一個重要階段。但如果說日本人的思想狀態就因明治維新而脫胎換骨，達到現世紀的水準，就未免太可笑。其實二十世紀的日本人的思想，仍是被封鎖在那一層牢固的封建圍牆裡，僅外表已粉刷上西洋文明的一層薄漆而已。

日本近年來引起世界各國注意的學生運動，正顯示着有一股洶湧的急流，衝向那封建的圍牆。



他要軍國主義還魂！



放哨

※ 菜心 ※

黎明的曙光染紅了整個天空，淌着露珠的青草顯得更翠綠，土地散發出一陣陣的香味，一群小雞隨着母雞溫柔的呼叫，快樂地追逐着。

「孩子，這塊土地，是我們豐富的糧食，吃也吃不完！」母雞愉快地叫道。

就在這時，火紅的天邊，出現了一顆黑點，慢慢地向他們飛來，一個圈子一個圈子徐徐地翱翔。

「孩子們，注意，那是老鷹！」母親尖銳的目光看清了那顆黑東西，同時把翅膀張得大大，孩子們會意地一隻一隻鑽進母親的懷中。

「嘿，怕什麼呀，親愛的，我是來替你們放哨的！」老鷹在老遠嚷道。細眯着那雙貪婪的眼，一邊盤旋着：「朋友們，你們不知道嗎？你們的敵人就快來佔據你們的土地了，他們現在在山的北邊，我在高處，所以我看到！」

「真的嗎？」一隻小雞天真地從母雞的懷中衝了出來。

「那當然是真的！不信你來看！」老鷹還沒有說完，一個俯衝，用爪緊緊地將小雞抓牢，騰昇而去，隱沒在樹叢間。

「孩子！」母親為了懷中更多的孩子，只得睜着仇恨的眼，望着那飛去的黑影：「你這強盜！」

過了一會，空中掉下了小雞的屍體，肚腸已被挖空。

「不是我殺他，親愛的！是他太興奮了！」老鷹尖叫着，盤旋得又快又急。

「你這強盜！」

「不！我不是，強盜在山的那邊，就快來了，不過不必害怕，我會為你們放哨的！」

「喔……喔……喔！」雄雞的紅冠在朝陽中顯得更鮮紅，向着老鷹飛奔而來。老鷹見狀，趕緊飛高，一壁嚷着：「不是我殺他！我是在替他放哨，呵，不，是在替你們大夥放哨！」

第一道晨光從山脊射了出來，照得老鷹團團轉着圈子，終於掉轉方向，向西邊飛去，老遠老遠，還聽到他在嚷，「我是好心的，我是在替你們放哨！」

只許富家澆花

玉林 不准窮人洗囉哩

報載一個載魚的囉哩司機，因為用自來水洗刷囉哩車的魚腥，被罰款四十元。

但，如果我們經過那些豪華的洋樓時，却可瞥見里頭游泳池「波光粼粼」，還有工人們拿着大水管澆花。而他們可口袋平安。

洗囉哩車是在光天化日下進行，所以法所難容，而澆花是在後庭院裡施為，因此却可以寬容不問。

難怪我們這兒總有許多「見不得陽光」的事。

黑色與黃色光

「黑色活動」在人們還看不見黑色時，就被有力地徹底打擊，被置於垂危之地。

「黃色活動」無時無刻不在人們周圍大放艷麗的黃光，只見有人鼓勵，卻從不見它受到有力的打擊。

「黑色活動」受到打擊，說是會帶來了生活環境的動盪不安，那麼，簡單的邏輯知識告訴我們：「黃色活動」受到鼓勵，必定帶來了歌舞昇平、繁榮安定。

冒烟失火 亞成

最近有兩次巴士失火燃燒事件，報紙說是電綫走火所致，但如果不是巴士跑得太吃力，電綫就不那麼容易走火，而引起整輛車冒烟失火了。

除了失火，巴士車禍也引人注目，有大型新式巴士撞安德生橋，巴士以卵擊石，不損橋身絲毫，却叫四名車上新鬼向閻王報到；在林厝港，一輛巴士把大型豪華馬士迪撞得稀巴爛，這次只添了車下鬼一名。

以上的事件都發生不久，都是巴士服務大改制以後的事，它們很可能和改制有關連，其中的關連可從巴士和巴士司機怎樣應付改制這個考驗看出端倪：(一)新加坡的巴士略嫌不够堅強，韌性更是不足，否則不會那麼容易失火冒烟，撞安德生橋時，也不會取得那麼淒慘。(二)新加坡的巴士司機的確剛強勇猛，每趟車能在一個鐘頭左右的時間內趕一二十哩的路程，既要經過水洩不通的市中心，又得耐心等待不能爭搶跳的老人和小孩，更要禮貌對待各階層人士，還好我們的司機和剪票員個個三頭六臂，他們不但能馳騁在長途郊外、險彎，甚至市區中一二百碼的短路程，他們也能做短距離衝刺，他們無時無刻都表現得這麼勇猛剛強，保持了最少南拔（遲到）次數，又得擠時間搶飯吃（巴士工友在輪班工作常超過十小時而沒有固定的吃飯時間），以貢獻最佳的服務。

有了上面的認識，經常搭巴士的人們除了能體諒巴士工友們的工作難度外，也得加強心理戒備，多鍛鍊身軀，以應付巴士的冒烟失火和碰撞。因為巴士服務已經全面的改善了。

大學生下鄉 輝

每年到了某個時候，報紙上總有一大段刊載大學生「下鄉」修路的新聞。在「修路」前，免不了總有長官發表演講，宣揚一番，又有布條橫空，註明這是「××大學」的學生下鄉來了，唯恐天下不知。

本來，大學生下鄉勞動，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們可以從中了解勞動大眾的辛苦，也同時使自己不致成了「手不提，肩不挑」的廢物。

然而，一生中只這麼下鄉勞動幾天，挑幾塊石頭，（做得不好，還有真正的修路工人替他們『埋尾』。）是否就領略了「勞動」的意義？

何況，為了這「幾天」的勞動，就這麼大事宣傳，實在不得不令人懷疑他們「下鄉」的動機是什麼。

高明方法的後面 志清

偶然收聽電台的訪談節目，一個有知識的婦女談論兒女學習二種語文的方法：她一個禮拜帶兒子看華語片，另一個禮拜帶兒女看英語片。這個方法乍聽起來很高明，既能兼顧又能平等對待兩種語文。相信更多聰明的家長以後在購買一張華語唱片的同時，也要購買一張英語唱片，在購買一本兒童華語故事書的同時，也要購買一本英語故事書……。這樣一來，一味為了要讓兒女掌握第二種語文的人，會無形中本末倒置的叫他們（她）們先吸收人家文化中的腐穢和渣滓。將來如果他（她）們真能因為懂得英文而學得人家的高明的科學知識和工藝技術時，對於社會人群的利益來講，他（她）們的存在價值倒要成為一個大問題。

一味追求潮流，盲目跟從口號的人，往往爭先恐後，人云亦云，不是把正確的言論誤解或不解，就是讓自己受不正確的言論欺騙。在遭遇到窘境時，要後悔已經太遲了。





(續上期)

假使你學完了法律，預備去做個律師，那麼你對於你將來的活動也許會有不少的幻想——你看，我還假定你是一個好人，一個懂得利他主義的人！你也會想：“還是把自己的一生用來反抗一切的不正不義，繼續不斷地和它們勇猛地奮鬥！永久不停地努力去求得法律的勝利！法律，那是至上的正義之表現！還有什麼職業能够是比這更美麗的嗎？”於是你滿懷着自信心走進實生活裡面去從事你所選定的那種職業。

好，我們隨便來翻開一本訴訟記錄，看看社會裡的實際情形究竟怎樣。

現在有個有錢的地主來要求法庭替他趕走一個欠租的佃戶。根據法律的立場看來，這件事非常明白，用不着一點躊躇：那個農夫既然不付田租，他就應該滾蛋。但是我們如果把事實詳細調查起來，我們就會明白：那個地主把他的田租天天耗費在飲酒作樂的事情上面，而那個農夫却是從早到晚勞動不息。地主自己對於改良他的土地的事，一點也沒有做，但是因為敷設鐵道，修築新路，填乾沼澤，開拓荒地的結果，五十年來地價漲高三倍。而那個勤勞辛苦，對於地價的騰貴功勞最大的農夫却因此破家，落於盤剝重利者之手，負着滿身的債，不能再付地主的田租了。但是法律是絲毫不能通融的；法律永遠保護財產，依了法律，總是地主有理。但是你的良心，你的公道的情感，還沒有全被法律的誑言所蒙蔽，所摧殘；（你將怎樣辦呢？你還是主張強迫佃戶滾蛋呢？——這是法律所規定的；還是主張地主應該把佃戶的勞力所增加的一部分的地價償還給佃戶呢？——這樣才算得是公平。你究竟站在哪一方面呢？去擁護法律而反對公道嗎？還是去主張公道呢？主張公道，那麼，你就要反對法律了！

又如工人沒有預先通知廠主就罷工，那時候你究竟幫助哪一方面呢？依着法律你就應該站在廠主的一邊。但是那個廠主利用着恐慌的時機發了橫財，工人們每天只得着兩個法郎五十生丁的工錢，眼睜睜看着妻兒們瘦弱下去。這樣你還幫助廠主嗎？可是你要是站在工人的一邊，你就不得不反對法律了。自然別人

會向你提起尊重契約的話。其實所謂“契約自由”不過是騙人的詭計。你究竟去擁護它呢？你還是去擁護公道？依着公道來說，一個飽食終日不愁飢寒的人私一個出賣勞力以圖苟活的人所訂的契約，一個強者和一個弱者所訂的契約根本就不能夠算做契約！

再舉一個例。有一天一個男子在巴黎一家肉店旁邊徘徊了好一陣兒，忽然拿起一塊牛排逃走了。人家捉住他仔細拷問，才知道他是一個失業的工人，他和他的全家四天來沒有吃一點東西了。有人請求那個賣肉的放了這人，但是他一定要走講理。結果賣肉的告到警察局，這男子被判處了六個月的監禁。這正是盲目的神聖法律的意旨！這樣的判決不止一件，每天都有。你看見多了時，你的良心難道還不會反抗現社會嗎？

還有一個男子，幼年時代教養太壞，又受着虐待，一直到了長大成人從沒有聽見過一句同情的話，後來為了搶一百個銅子，就殺了他的鄰人，那時候你會去根據法律，要求嚴辦他嗎？其實你很明白，與其說這人是個罪人，不如說他是個病人，是個瘋子，無論如何，他的犯罪是我們全社會的罪惡養成的，並不是他自己的過錯，你明白了這道理之後，你還去要求處他死刑嗎？或者更殘酷點去要求把他關在牢裡二十年嗎？

有些職工因為一時的絕望，就放火去燒工廠，你會根據法律主張把他們投入監牢嗎？有個人因為一個帝王濫殺無辜，於是狙擊了他，你會根據法律，主張把這人監禁終身或者判處死刑嗎？有些人豎起革命之旗，以反叛現社會，你會去根據法律，主張把他們完全槍斃嗎？

不不不！一千個不！

你如果不死守成見，人云亦云，而能够依據理性判斷事情，你如果把法律加以分析，並且把那層一層的掩蔽法律的雲霧完全撥開，去瞭解法律的真正的起源和本質，你就大大地輕視法律了：因為法律的起源，是由於保護強者的權利的，而法律的本質，也無非要人尊重那人類慘酷的歷史所遺留下來的一切壓迫而已。你會明白，你如果遵守成文的法律，非天天違反你的良心上的法律去和罪惡敷衍不可了，但是這種衝突是不能長久繼續下去的，你或者抹煞你的良心去做個壞蛋，不然，你一定會打破傳統思想來和我們一起，努力去打破這一切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的不義了。

可是，到了那時，你會做一個社會主義者了。你會做一個革命者了。

還有你，青年工程師，你夢想着把科學的發明應用在各種工業上，以改善勞動者的生活，你會得到多麼悲痛的失望和苦悶呵！你用盡你的青年的智力計劃建築一條鐵路，環繞懸崖，貫通大山，會把被自然分開的兩個國家連接起來，但是，到了動工的時候，你親眼看見成群結隊的工人，因為貧乏和疾病，在那陰

暗的隧道中大批地死亡；你親眼看見其餘未死的工人，作完工回家，只帶了很少的工錢回去，但是帶去的癆病虫却是不少；你親眼看見你的鐵路每進一尺，就要犧牲許多工人的性命——這全是資本家的卑劣的貪婪的結果；到了後來，鐵路終於完成了，你又親眼看見你辛辛苦苦建築的鐵路，現在變成運載侵略軍砲隊的大道了！……

你爲了要使生產方法更爲簡易起見，把你青年的時光和精力全用在一件發明上面；經了許許多多的努力，許多次的徹夜不眠以後，你終於得到那個有價值的發明了。你去實地試驗一下，結果很好，竟超過了你的希望。但是一兩萬工人却因此失業了！工廠裡剩下的大半是些童工，他們完全變成了和機械一樣的東西！只有三四個乃至十個資本家因此發了大財，在舉杯相慶！你當初的夢想果然就是這樣的嗎？

你如果把近代工業的發達史研究一下，你會知道縫衣機器的發明，對於縫工們並沒有一點好處，真是一點好處都沒有；金鋼鑽鑽頭的打洞機雖然發明了，但是在聖哥塔隧道中的工人仍然免不掉死於關節固著病；起重機發明了，泥水匠和短工依然照常失業；——你如果用你研究機械問題時所用的獨立精神來討論社會問題，你一定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在私有財產和工錢奴隸的制度之下，任何新發明都不能夠增進工人的幸福，並且反會使他們所受的壓迫更加厲害，工作更加退步，失業的時期更加增多，恐慌更加劇烈罷了；而真正得到新發明利益的，就只是那少數已經享盡幸福的資本家。

你得到這個結論了！那麼，你將怎麼辦呢？

或者，你先會用種種詭辯抹煞了你的良心；後來有一天，你就把你青年時代的真誠的理想完全拋棄，你一心一意只是去爭奪權利，謀你自己個人的快樂——到那時候你就走進掠奪者的隊伍裡去了。否則，如果你是有良心的，你便會對你自己說：“不！現在不是需要新發明的時候！我們第一步要做的是努力去改造生產制度！到了私有財產毀滅以後，每個工業上的新的進步，都會使人類全體得到它的利益；現在做着機械的千千萬萬的工人到了那時，也都成了能够思想的人，他們的智力，因了受教育和熟習體力工作的緣故便格外發達，那時候全都應用在工業上，那麼機械的進步一定會有非常的速度，以後五十年間所能完成的工作，我們在現今連做夢也想不到。”

對於做小學教員的，我要向他說什麼話呢？自然那些把教書當做一種討厭的職業的人，我是不願和他們談話的；我要對他談話的人，是那個在一群天真爛漫的兒童中間，天天在他們快樂的面貌，歡欣的嬉笑裡過生活，自己覺得饒有趣味的人，是那個盡力想把他自己幼年時代所懷抱的人道思想，啓發培植在這般兒童的小小頭腦中的人。

我時常看見你很愁悶，而且我也知道你為什麼不快活。你最愛的那個學生，他學拉丁文成績並不很好

，這是的確的，但是他的心腸的確不壞，他今天背誦威廉·退爾的故事（註五）的時候，是多麼地激昂慷慨！他的兩眼發着光，他好像要把世界上所有一切專制魔王立刻完全刺死；他非常憤激地朗誦席勒的熱情的句子：

“站在正在毀壞鎖鏈的奴隸的面前，
站在自由人的面前你不要打戰！”

但是他一回到家裡，他的父母伯叔因爲他對於牧師或警察略有失禮，就重重地責罵他一頓；他們教他“小心謹慎尊敬長官，卑順服從”，整整教訓了一點鐘，等他把席勒的劇本拋在旁邊，去改讀那處世要訣才罷了。

昨天你還聽見說你的那些最好的學生如今全都變壞了：某人一心一意只想做官，某人與資本家勾結，掠奪了工人的微少可憐的血汗工錢；而你呢？你從前對於這般青年抱了那麼多的希望，現在你才想到現實生活與你的理想中間是有着一個何等可悲的衝突了，你在納悶了。

你現在還在納悶呢！但是我敢斷言不到兩年，經過許許多多次的失望以後，你就會把你所愛讀的好書拋開了，到後來你竟會說：“威廉·退爾當然是個很好的人，但是他終不免有點缺氣；至於詩歌，在圍爐消寒時，它確是一件好東西，尤其是一個人人在教了一整天複利計算法以後，讀着詩歌，會覺得舒服，不過究竟說起來，詩人總是在雲霧中空想，他們的詩歌對於現今的日常生活，以及下次督學的考察，都沒有有一點關係……”

或者，你並不是一個這樣的人，你會使你少年時期的夢想成爲壯年時期的堅強的信仰。你的理想是要實現那普遍的，人道的教育，使學校內外的人都能得到它的益處。但是只要你睜開眼睛一看，就知道在現社會制度下面這種教育是不可能的，你自然會去攻擊這個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了。那時候你就会被教育官廢革了職，你便脫離了學校到我們裡面來，同我們在一起工作；你就會去告訴那些年齡比你來得大而學識欲比你淺薄的人：知識是一件多麼可愛的東西！你會去告訴他們，人類應該怎樣，而且能够怎樣。你一定會來和社會主義者合作，共同努力去把現社會完全改造，以求得到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博愛和永久的自由。

還有你們，青年的藝術家，彫刻家，畫家，詩人或音樂家！你們不看見那曾經觸動過你們先輩的靈感的“聖火”，到現在，全部消滅了嗎？現在的藝術流於平凡庸俗，你們難道會不看見嗎？

要怎樣才會不這樣呢？那種重新發現古代世界的喜悅，產生了文藝復興時代那許多傑作，這種喜悅現代文藝裡早已是沒有了；革命的理想在現代藝術裡早已消滅；現代藝術因爲沒有別的更高理想，便自以爲在寫實主義裡面找到了一個；這就是呆呆板板照像似地用顏色去繪一粒草上的露珠，描一隻母牛大腿的筋肉，或是仔仔細細的用散文和詩歌去描寫一條陰溝裡

偶志篇

★臻斌★

世人常把當衆行兇的青面獠牙歹徒，當着是最可怕的壞人，而卻不曉得有一些殺人不見血，喫人不吐骨的斯文人，才是更可惡。要知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那些臉孔猙獰的流氓，我們一望便可知，又加以他們是當面動武，故比較容易退避。至於滿口花言巧語的偽君子，因詭計多端，擅長「假仁虛義」，不但使我們難以識破其廬山真面目，並且不容易防備其暗中傷人之手段。所以，那些「說盡好話，幹絕壞事」的笑面虎，是比外表兇狠的「痞棍」來得更令人「咬牙切齒」。

「在階級鬥爭中，我們對任何事物的看法，都要帶着階級感情，愛恨分明」。當好人取得勝利，我們鼓掌歡呼，在惡人逞兇得意，我們痛心疾首；當惡人受到懲罰，我們拍手叫好，在好人遭遇毒害，我們惋惜遺憾。至於我們自己的所作所爲，應令「親快仇痛」，而絕不可幹出「親痛仇快」之惡事。

「殺一儆百」，僅能懾服「唯利是圖」的歹徒或「見利忘義」的投機政客，但對爲「真理」和「正義」而鬥爭的志士，卻恰好起相反的效果：一個被打倒，就有一百個站起來。

的臭泥，一個上等妓女的臥房！

你要說了：“倘使果真是這樣，又該怎麼辦呢？”

我的回答是：如果你以爲你自己所有的聖火，只是微弱的像一支將滅的燭光，那麼，你很可以照你以前那樣繼續地做下去；你的藝術不久就會成爲一種職業，去替小商店裝飾門面，替下等小戲院去作劇本，替無聊的小報去作小說——現在的藝術家，大半已經很快地向着這方面墮落下去了！……

但是如果你的心的確確與人類全體的心諧和一致地跳動着，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你有一雙詩人的耳朵去注意人生，那麼，你親眼看見那苦海，它的波濤一天天在你四週洶湧；你親眼看見那些飢餓垂死的平民，你親眼看見那些累累堆積於礦穴裡的死屍；你親眼看見那些障礙物脚下堆積如山的革命者的屍體，你親眼看見那些成群結隊被流放的革命者或去葬身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窖裡，或去曬死在熱帶孤島的海岸上；你親眼看見那個絕望的苦鬥，在那鬥爭中充滿了敗者的慘呼和勝者的歡笑：一方面是英雄氣概，崇高熱情，一方面是怯懦陰險，卑鄙狠毒——那時候你再也不能袖手旁觀守中立了：你一定會來加入被壓

「自由」，是要靠忍受困難去爭取，如畏懼辛苦，便會喪失自由；甘願淪爲人家姨太太的少女們，是因她們「好逸惡勞」，「吃不起苦」，才被金錢所羈絆而斷喪自由。那些能忍耐艱難生活煎熬的勞動姑娘，雖貧窮却可享受自由的可貴。

古今中外的血淋淋史實已對我們指出：「被害者」向「迫害者」求情和示弱，不但不能促使「迫害者」對他們減輕蹂躪，反而導致「迫害者」更加瘋狂地摧殘他們。故「被害者」欲擺脫「迫害者」之虐待，唯有勇敢地頑抗到底，直至把「迫害者」趕跑或殲滅爲止。

「小罵大捧」的幫兇文人，常會裝腔作勢地抒發「豪言壯語」，或故意「危言聳聽」，其目的除了是在「嘩衆取寵」，「提高身價」外，尚是爲了方便服務其主人。因他「隔靴搔癢」的小罵，根本不會中傷豺狼的要害，但卻能使人誤信他是代表進步力量在抨擊黑暗權威，好讓他以後能從容地在「字裡行間」大捧其主人。

在器重「皇親國戚」，而漠視「真才實學」的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商場」，「教育圈」，「文化界」，以及其他部門，都有不少小人得志，他們綆短汲深，忝居高職，以致虧瀆職務，但却作威作福，排擠賢明之士，把整個機關弄得烏煙瘴氣，民衆受害匪淺，這是不健全社會制度所鑄成的弊病。

迫者的隊伍裡面，因爲你很知道美，崇高，和生命，都是永遠讚美那些爲光明，爲人道，爲正義而奮鬥的人的！

够了！你不要我再說下去了！

你一定要說了：“怎樣辦呢？如果抽象科學只是一件奢侈品，醫生這個職業只是一件騙人的事，如果法律是一件最不公正的東西，如果機械的發明只是給資本家做一個掠奪的工具；如果教育只能夠迎合流行的社會心理，如果藝術沒有革命的理想，一定只有墮落，那麼，其餘還有什麼事，我可以去做的呢？”

好罷，我來回答你：有一件最偉大最令人奮發興起的工作，做這工作時，你的行動和你的良心會完全一致，毫無矛盾，這工作是最高尚最能幹的人所願意做的。

一件怎樣的工作呢？

註五：德國詩人席勒 J.C.F. SCHILLER (1759—1805) 著有威廉·退爾劇本，敘說十四世紀瑞士愛國者威廉·退爾爭取自由的故事——譯者。

必然性 與 偶然性

· 小 芒 ·

這世界是千變萬化的。晝夜溫度的變化，海水潮汐的變化，社會運動裡新生進步的力量必戰勝取代陳朽腐敗的力量，這都展示着，事物都是依循着一定的規律在變化，而且總是一定不移地要依循着這種規律，我們叫這做事物發展的必然性。

然而，一個人偶然在馬路上橫遭車禍而喪失了性命，一個人也可能在一夜間中了彩票而成為鉅富。難道一切都隨着偶然性的播弄，而不能為我們所預知的麼？倘若事物是完全受着偶然性所支配；那麼人類活在世上，除了等待偶然的事件降臨外，實在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是事物發展的表現方式，這兩者之間有着怎麼樣的聯繫呢？

有一種看法是認為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間是絕對分開的。事物的發展合乎法則的，便是必然；不能用法則解釋的，便是偶然。事物的發展不是完全的必然性便是完全的偶然性。舉一個例子來說：一個良善的人，偶然在一個場合裡看到了病人的痛苦，激發起他的同情心，立志學醫，終於成為一個為民服務的醫生。照這種看法解釋，這個人之所以會立志學醫，完全是一個偶然的因素；由於他立志學醫，所以終能成為一名醫生，這又是必然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之間是沒有一點兒關聯的，其實，這種說法只是逃避了對偶然性的解釋，用偶然性來掩飾自己對某些事情的無知。

與上面的一種說法不同的另一說法認為一切都是絕對必然的，完全否認偶然性的存在。照這種說法來講，一個人會中彩票，一個人突遭橫死，難道真有神明暗中的安排？把此生的不幸歸罪于前生的作孽，和把飛來的橫禍而猶感謝主的巧妙安排，都是同樣無稽可笑的。

必然性和偶然性在事物的發展中都起着作用，但是它們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必然性在事物發展中居支配的作用，它決定了事物發展的趨勢和方向。偶然性則相反，它不是事物中居支配地位的，它對事物的發展，只能起加速或延緩的作用。

我們看看魯迅先生一生奮鬥的事蹟。魯迅起先站在進化論的立場反對國敵，反對封建的腐朽傳統，更進而反對「費厄潑賴」，反對自由主義，到一九二九年左右才接受了新的進步理論，站到新的立場上面。當然魯迅的這一轉變並不是偶然的；它的必然的根

據有兩方面，第一，當時中國社會的急激發展，迫使他走向這條路；第二，魯迅本身永遠戰鬥的不屈服不妥協精神，也使他放棄了進化論的立場而走進新的陣營。但是，在魯迅的一生中，也可看到許多偶然的事件，如他在日本看了一部侮辱中國人的新聞片，使他決定棄醫學文，在一九二五年遇見陳源教授之流，增加了他對於紳士學者的自由主義的反感，一九二七年又剛巧到廣州，看到了新的恐怖和黑暗，感到了新的失望，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又被創造社的作家一擠，被逼着看了些科學和文藝論的書籍……，這些事件，對魯迅的整個一生的發展，都可說是偶然的。假如沒有這些偶然，魯迅會不會就永遠老死在殘缺的進化論裡呢？但實際上魯迅的進步原是必然的，即使沒有和創造社的論爭，魯迅也終於會發現過去自己的偏頗的吧？不過對於一件事情的促進或延遲，偶然性却有着一定的作用，正是通過了一切偶然性的事件，魯迅才迅速地發揮出了「從舊的立場移向新的立場」這一個必然性。

被譽為科學奇才的愛因斯坦，他發展了相對論，使科學推向一個更遼闊、更深邃的領域裡去。但是，在他未發表相對論之前的物理學是處在一個怎麼樣的狀況下呢？在一八八一年，邁克爾遜已能準確地測量出光的進行速率，竟發現不管光源和觀察者的運動狀況怎樣，光在真空中的傳播速率必為三十萬公里。在同一時候，由於牛頓力學裡的時空變換的方式，竟然不能應用在電磁理論上，引起了很多爭論。力學和電磁學都是描寫物質在空間和時間中變化規律，沒有理由不遵從相同的時空變換方式的。在物理學家們紛紛企圖解釋這矛盾時，愛因斯坦發表了相對論，指出力學和電磁學都是服從洛倫茲的時空變換的；不但糾正了力學裡的時間與空間觀念，更從而有效地指導了實踐，使物理學推向一個新的紀元。由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也必定有另一個科學家會提出的吧！因為事實上物理學的進展本來就是必然的，不過通過一個偶然性的事件為本身的進展開闢一條道路吧！

由此可見，事物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同時存在的。必然性是事物發展的依據，它決定着事物發展的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則對事物的發展起着加速或延緩的作用。像魯迅先生的一生奮鬥的歷程，每一個偶然的事件都加速了他由舊的立場移向新的立

戲院外

的

孩子



=向暖=

一天，為了看一齣很有意義的兒童教育片，我來到了一間戲院。

戲院外站滿了人，我暗呼不妙，心想可能要買不到票子了。走近票房一看，還沒滿座，赶忙跑到買票隊伍的後頭。

隊伍往前挪動，輪到我前面的兩個孩子了。她們是姐弟兩個。

女孩子約十四五歲，樣子長得很清秀，另一個則七八歲光景，一副傻頭傻腦的樣子，頭髮塗了太多的髮蠟，梳得服服貼貼。女孩子穿件不大合身的深紅色衣裙，男孩則是穿着花紋白短衫和一條深褐色短褲。衣着雖光鮮，可是令人一瞧就知道是窮人家的孩子。

「一塊錢兩張。」那女孩子口中說着，就把手裡的兩張鈔票往票房的小洞裡遞去。

「一塊錢的沒有了，只剩兩塊和三塊的！呵，你弟弟可以買半票。」那票房中的小姐望着她這麼說。

穿紅衣裙的女孩子聽了，忙轉身對旁邊的弟弟說：「喂！有一塊麼？」只見那弟弟傻里傻氣地搜着自己的褲袋，好不容易才掏出了幾個銀角來，數了數，只得三毛錢。

那女孩子好像很不好意思的緊低着頭，悄悄地把弟弟拉離票房說：「弟弟，不要看了啦，我們不够錢！」

我看那弟弟立即嘟着小嘴，眼中露出不依的樣子

，但是終於被他姐姐拉走了。

「喂！喂！你買多少？」票房裡的售票小姐再叫了，我無暇多顧，忙靠近票房。

買了票，進了戲院，剛坐下，腦子裡又現出那小弟弟依依不捨的眼光。我忽地一想：為什麼剛才我不主動地去幫這姐弟倆呢？

我連忙離開座位，在戲院外尋找，希望能找到她們。可是，前後左右走遍了都不見她們的踪跡。

銀幕上放着廣告幻燈片，我無心欣賞，我在想我的。

我想：看電影對我，應該是一種消費不算很大的娛樂，要一個禮拜看上兩套電影也不成問題；可是，那姐弟倆，相信是一年之內也難得有機會看上一套的。把他們比起另一群坐在家裡舒適的沙發上看卡通片，在華美的餐室裡吮着冰淇淋的孩子來，不是成了一個極強烈的對照麼？

我想：也許這姐弟倆一年到頭還得幫家裡做生計，可能是在街邊的麵食攤上洗碗碟，或是在家裡糊紙袋，做塑膠花，做……。

我想：在平常的日子裡，也許他們只有很少很少的零用錢，他們只能用它吃一塊麵包，用它喝一杯冰水。他們眼中的山珍海味，也只是一盤三角錢的雲吞麵。在週末及假日中，他們也只能在人群背後，用嚮往的眼光望着戲院，望着人群。

我又想：在這一時刻，在街上，在小巷裡，在工地上，在那些鴿子籠似的屋子裡，他們無時無刻不受欺凌，不遭白眼。他們終日徬徨，踟躕，苦惱。他們用童年好奇的眼光學到了壞習慣。他們只能天真地在紙袋堆裡，在麵食攤旁，在陰暗的角落裡，編織着童年的美夢！

場。

同時，必然性也通過偶然性為自己開闢道路，像物理學的進展，就通過相對論的提出而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前面說過的那個人，為了一個偶然的因素而立志行醫。其實千千萬萬的人都眼見過病人的痛苦，但是却沒有全部的人立志做醫生。他的本性是善良的，很可能他本身就出身貧苦，早就立下為民服務的目標，偶然的一個場合，促使他更堅定地要去實踐自己的理想，而選擇了醫生這工作。一個偶然的因素加速了他內在本質的必然性發展，而他內在本質也通過偶然的因素為自己開闢了一條道路。

我們承認了偶然性的存在，並不就是否認了事物的因果律。事實上，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是建築在有規律的必然性。而偶然性事情的發生也是有一定的因果

關係的；像上面所說過的，一個人偶然在路上遇車禍而喪失了性命，原因很可能是駕車的司機魯莽疏忽，也很可能汽車的機件失靈。偶然的事件必定有一定的原因和條件，絕不能脫離了現實而獨立出現的。

電子以一定的規律環繞着原子核運轉，但在某一瞬間，它的位置所在却完全決定於偶然性的支配。在某一個季節，颶風特別容易形成，但颶風出現在那一個時刻却是偶然的。必然性與偶然性是互相對立，而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却又是統一的。

我們在生活中必須認識清楚事物發展的必然性，遇到偶然性的障礙，也絕不能改變事物發展的必然性的方向的。更進一步根據事物發展的必然性來計劃自己的行動，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偶然的事件上，但這不是說不去注意偶然的事件，我們還要在實踐行動中，盡可能估計一切偶然的影響，把握每一個有利的偶然性因素來開闢必然性的道路。

讀

來

者

函



莖

又是一本刊物的誕生了——「知識份子」。然而編者們在「我們的話」中的前面幾段裡，坦白的把他們的階級性告訴了讀者們，更表露出他們的成長無時無刻不受到資本主義的毒素所毒害。弄得學位、利益、享樂充滿整個腦海及精神空虛。雖然編者們透露對目前的社會很不滿，但是同時也反映出編者們還在他們的階級裡打滾。

編者們在「今年以來，在我們……而『知識份子』這一份刊物就在這主要動機下產生。」這幾段話裡，意味着「知」刊是由於苦悶和憤恨再加上一個理想——內在的力量——而產生。這是一個危險的訊號，因為在我們這個充滿不平與銅臭的社會裡，如果方向不正確，愛恨不分明而只靠着普遍不滿現狀的感情而有所行動，很容易就會被誤導而走入了歧途，那不就自欺欺人了嗎？

「知」刊的出發點是很好，但是却無形中滑到了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去，犯上了立足點的錯誤。看到的只是時下的知識份子及自己的不滿狀態，到頭來，唯有加重自己的思想包袱，因此所挑起的就不是當前文藝工作者的密切任務。

我們曉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因此真正進步的文藝工作者，走的是群眾路線，所說的，就是人民的心聲。不可否認的教育群眾是當前的任務。

現在讓我們談談「知」刊的內容，先從壞的方面

說起。

爭青君的「人類的青春理想」，整篇文章在宣染唯心論調，說什麼有了「理想」就有一切動力。這跟坐在樹下等兔子來一樣不實際。這個思想上的錯誤相信是由於爭青君的「理想」太過於「青春」了吧。此篇的出發點還算不錯，就是沒有把事物從一分为二的觀點來看，而把事物死看的走上了歪途。

潤之君的「旅途點滴」在「人生有時真像……我，茫然一片」的一段中，充份的表現出作者的思想是多麼的不穩定，生活沒有正確的目標。還說什麼「上帝既然……人的責任」的一些唯心論調，顯出內容是多麼的空洞。

李逸君的「我與阿歪」一文中，雖然在於指責時下知識份子的思想毛病，但是却無形中侮辱了我們的偉大勞動人民——亞歪。還把勞動人民的子孫看成是將來社會的流氓。最後作者沒有完全徹底的批判自己，却狂想從一個思想有毛病的知識份子來教育自己，難道作者聽不到一個偉大人物的號召嗎——「知識份子應該到鄉下受工農們再教育」。所以如果能用亞歪來教育自己與改造自己，就會顯得出整篇文章的思想正確和有活力了。

「訪問世界」和「星加坡的電子工業」，基本上都有正確的觀念，也是值得可喜的地方。

「告青年」、「群眾路線的教育」及「從商人……社會的矛盾」這三篇，提高了此刊的水準，充實了它的內容，也總算給讀者們有少許的啓示，希望編者們能够多在這方面努力。

總括來說，「知」刊編者們在創作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少，也太隨便。當然我們不能苛求「知」刊在第一次與讀者見面時，就很完善而沒有缺點。不過最低限度第一步不能踏上歧途。

能够接受改革，就會進步。「知」刊出版的基本動機是很好的。最後希望「知」刊能以魯迅先生的敢說，敢笑，……敢打的果敢精神，推出第二期與讀者們見面。

稿約

(一) 本刊為綜合性刊物，園地公開，歡迎下列創作稿件及值得轉載的作品；

(2) 有關藝術創作問題的論文、文藝理論、作家與作品詳介、名著翻譯等文章。

(3) 小說、詩歌、劇本、散文等各種體裁的文藝作品。

(4) 歷史、地理、經濟、哲學知識等。

(5) 繪畫、漫畫、木刻、攝影、美術作品及音樂歌曲評介。

(6) 來稿請用稿紙謄寫清楚。

(7)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同意被修改，請先聲明。

(8) 來稿如欲退回，請附上貼足郵票及寫上姓名地址的信封。

(9) 來稿請註明作者姓名地址，發表時筆名聽便。請勿一稿兩投。



吊秤車吊下的鋼骨水泥板排列在河床與河堤的交接處，用三合土把每塊石板連接起來就是這部份的最後面貌。河床的中間也排列着石板，而部份河床還是露着沙面石塊層，這一部份將放上鐵網，用混凝土灌上，把邊緣和中間的石板連合成一整片潔白的新河床。

潔白光亮的河床，是多少人勞動的成果，人們要你去承當洪水污泥，到時你的表面將失去光彩，但那時才真正做出貢獻。

河堤的表皮是一層混凝土，這一層混凝土是抹在鋤平的泥面上，在混凝土與河堤本來面貌之間夾有一層鐵網，它增加了新河堤的強韌。流水的洞眼在河堤上分上下兩行有一定距離的分佈着，泥裡的水量就能外洩，否則產生的壓力可導致河堤的崩塌。這時河床中間又積水了，積水可以是地下滲出或雨水聚成，當要修整河床中間時，就得再用抽水機把積水抽掉。這一點有助以說明整個工程中各個不同階段的先後次序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有時且需要重複或顛倒次序來進行。

水泛鬥爭的工人們，能告訴我們：你們碰到了多少挫折，你們剷除了多少崎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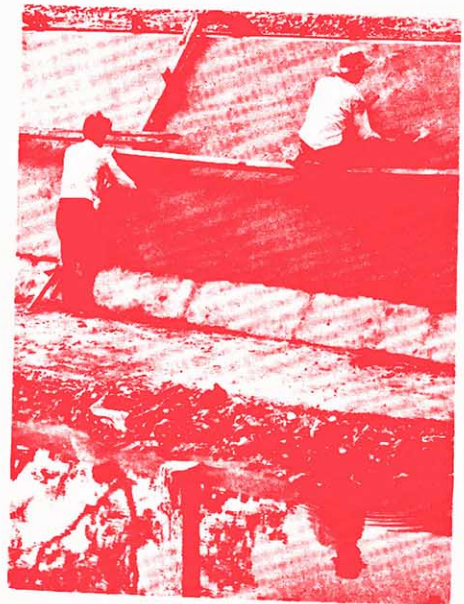


照片顯示工程中三個明顯不同的階段：左邊的河堤和邊緣的河床已經完工，水槽也已移在這邊。右邊的河堤還停留在鋤平泥面的工作上。河床的中間部份已經是平坦的沙面石塊層，鐵網也放上去了，只等着混凝土的灌蓋。

人們勞動的實踐，人們智慧的表現，可充分由這三個不同的階段體會出來。

這是一段修整了的河道的新面貌，另一段河道的修整工程正在進行。將來整個工程完畢後，下雨天人們經過武吉智馬時，就不會受阻，司機們更不因為「死車」而擔心。

但人們多數只知道這工程耗資多少，歷時多久，那一間建築工程公司承建。有誰會想起那群在污穢的舊河道中工作的人們，有誰會關心他們到時又上了那一場艱難的工程，有誰問候他們現時的生活怎樣？





承印者：东艺印务公司

定价：叻币三角正